

劉賓客集

劉賓客中山集目錄

卷之一

問大鈞賦

楚望賦

何卜賦

望賦

秋聲賦

卷之二 碑上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彭陽侯令孤氏先廟碑



砥石賦

傷往賦

謫九年賦

山陽城賦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故吏部侍郎奚公神道碑

卷之三碑中

唐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兼御史中丞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唐故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卷之四碑下 釋門銘記附

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佛衣銘并引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毗盧遮那佛華嚴世界圖讚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卷之五論上

辯迹論一首 明誓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天論上一首

天論中一首

天論下一首

卷之六論中

因論七篇

鑿藥

訊吐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卷之七論下

辯易九六論

與董生言易

卷之八記上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汴州鄭門新亭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管城新驛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卷之九記下

夔州刺史廳壁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機汲記

洗心亭記

復荆門縣記

卷之十書

上杜司徒書

獻權舍人書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爲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竇中丞書

答柳子厚書 與柳子厚書

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 與刑部韓侍郎書

與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卷十一

讓同平章事表一首 謝平章事表一首

謝手詔表 謝貸錢物表

請赴行營表一首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賀復吳少誠官爵表一首 賀除虔王表一首

慰義陽公主薨表一首 慰王太尉薨表一首

卷十二

謝冬衣表一首

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一首

謝曆日面脂口脂表一首

謝墨詔表一首 論廢楚州營田表一首

請朝覲表一首 謝春衣表一首

謝賜門戟表一首 謝男師損等官表一首

謝端午日賜物表一首 謝墨詔表一首

卷十三

爲杜司徒讓度支等使表

爲杜司徒謝追贈表

爲杜司徒讓立去思碑表

爲李尹賀獻懿二祖表

爲京兆韋尹賀雨止表

爲韋尹賀祈晴獲應表

爲韋尹謝許折糴表

爲韋尹賀元日祥雪表

爲韋尹賀春雪表

爲京兆李尹賀雨表

爲李中丞謝紫雪等表

爲李中丞謝鍾馗等表

爲杜相公謝鍾馗等表

爲武中丞謝新茶表

爲武中丞謝春衣表

爲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爲武中丞謝新橘表

爲武中丞謝柑子表

爲武中丞謝冬衣表

卷十四

為竇中丞謝上表

謝中使送上表

賀收蔡州表

賀赦表

賀赦牋

賀雪鎮州表

賀平淄青表

夔州謝上表

賀冊皇太子表

慰國哀表

賀龍飛表

賀皇太子牋

賀赦表

賀冊太皇太后表

賀冊皇太后表

和州謝上表

賀改元赦表

夔州論利害表二首

卷十五

為裴相公賀冊魯王表

為裴相公讓官第一表 并批荅

第二表 并批荅

第三表 并批荅

蘇州謝上表

蘇州謝賑貸表

蘇州賀冊皇太子表

賀冊皇太子牋

卷十六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汝州謝上表

同州謝上表

賀臯斬鄭注表

賀德音表

賀赦表

謝恩賜粟麥表

慰淄王薨表

謝恩放先貸斛斗表

謝分司東都表

卷十七狀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為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韋尹進野猪狀

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狀

為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為東都韋留守謝賜食狀

為裴相公進東封圖狀舉崔監察群自代狀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蘇州舉揚子韋中丞自代狀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汝州舉杭州裴大夫自代狀

汝州進鷹狀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上宰相賀德音狀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薦處士嚴突狀薦處士王龜狀

卷十八啓

上柱司徒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上門下裴相公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自西川入為大夫拜相

上僕射李相公啓

謝裴相公啓

謝竇相公啓

卷十九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紀

卷二十

傷我馬詞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澤官詩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卷二十一雜興三十一首

學院公體三首

偶作二首

古調二首

寓興二首

昏鏡詞并引

養鷺詞并引

武夫詞并引

賈客詞并引

調琴詞并引

讀張曲江集作并引

庭梅詠寄人

詠古二首有所寄

詠史二首

苦雨行

萋兮吟

經檀道濟故壘

題歌器圖

聚蚊謠

百舌吟

飛鳶操

秋螢引

華山謠

摩鏡篇

有獺吟

卷二十二五言今體三十首

春日退朝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

蜀先主廟

觀八陳圖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韻

奉和淮南李相公蚤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徼後

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詠寄荆

南巖司空

武陵書懷五十韻并引

經伏波神祠

聞董評事病因以書贈

贈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晚泊牛渚

罷郡歸洛陽閑居

城東閑遊

罷郡歸洛陽寄友人

陝州河亭陪韋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別與

韋有布衣之舊一別二紀經遷貶而歸

途中蚤發

初至長安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稼謹

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蚤秋集賢院即事

金陵懷古

畫居池上亭獨吟

分司東都蒙襄陽李司徒相公書問因以奉寄
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後即
事述懷贈荅十韻

門下相公榮加冊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輒敢
申賀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

劉賓客中山集目錄終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禹錫



問大鈞賦

砥石賦

楚望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山陽城賦

秋聲賦

問大鈞賦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
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
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
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

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欸
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
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詞以為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宵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
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
歌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為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
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乎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
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耳落乎埏埴唯鈞所措忽
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
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

或譽平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
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
踰數而叵量雖一夫之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
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
抗陞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
而煒煌頷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
居上臨下庶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
生類積億橐籥圜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
不守以愚覆為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
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

韜爾智斧無為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廷前誘
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
剔去剝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與
居貫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壺奧無示四隅軋物
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
夫貞而騰氣者煦煦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
輪是蹈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俛鱗蜚走灌莽苞
阜乃牙乃甲乃殞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蕘各乘氣
化不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泚惡彼多方兮自生醜
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為

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踰躐
春耕其立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望所未至
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瞥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
彼薰葭之蒼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皴索釋
兮不若櫛筍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兮固容消而
力完揚且之替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
皓顛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誠俾
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者問
余而何受教而回遽遽形聞嚮之威神孰為來哉乃
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佩低簪持簿叩頰而言曰楚

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
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新授馳
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賦時在朗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姬神噫濕渝色壞味
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力甚良至是濯不可
拔剖其室乃出遡陽眇眇傳刃蒙脊鱗然如瘡痂如
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
裘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以烏膏切劇下上真質
焯見躊躇四顧適余周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

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
所以礪世摩鈍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子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予雄鋌為之
潛晦如景昏而蝕既予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
可刺予尚可遊乎醜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
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予將久
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刃予獵者之鋌不灌不淬子操
錯銜鈎日鼓月揮予割腴擊鮮睨燿燿以耀芒翁淫
夷而騰羶豈不涉暑而蒙沴予鼎用之而成妍有客
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皴滑以

滄漚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
焰以破背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鈍之有時予寄雄心
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
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
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
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生在
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
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商邑與夜郎諸夷錯雜
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竅是已
翬雩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
萬景全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零
土洩而泥氣罕淋清子淫氛曠曠中人體支子為瘡
為瘵以曠滌煩子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
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設樞眸子不
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既
予櫺軒之外群山籠從岡陵靡地勢若相拱出雲見

恠窈蔚森聳露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瀕
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
族聳牙屹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拏軒昂舞于盤
渦逮及收潦澹如綠醴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
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緜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
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星擘
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葺洞庭日與天
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
形拏樹童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
氣發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漢

沸翔禽跼墮呀味垂翅曦赫歆蒸陽極反陰二儀交
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矚未瞬彌漫霽
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殺地藝空萬夫皆廢懸雷綆
緹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
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于丹泉上鏡下
冰湔塵濯烟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然潔
有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
朕以徂征金霞暈乎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
如墮半沈層瀾雞啁晰而晨鳴于日荏苒以騰晶動
植瞭于已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

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
夢還猶仿像而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
水泉收脉故道胶音削衍為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
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于沙礫時時北風振槁揚
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寒氣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
容飛雨凝滴灑林迥響浙瀝捎械飛電照雪以騰光
柔蔬傲霜而秀坼躔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
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粬救反呂
以鼓檝秦鱣魴而如犧燔木覲深孽祆憑之祈年去
癘蠲敬祇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邵略躡

踞

躡剗龍動
兒靈光賦

渚居蠹食大掩水物罟張餌啗不可

遁伏顯舉潛緹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于陸彼遊
儵之瑣類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
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控綸徃復馴鷗相逐莫夜
澄寐嘯歌群族傖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踈拆於江城
引哀援於山木巢山之徒抨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
而燔鬱攸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歇雨濡穎垂
林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人逸
為末作求金渚涖淘汰澆澆流注瀆沲繁光熠燿貪
賈來貿發於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晒耕耘之悒

中
山
集
卷
一
七
悒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閱天數而視
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
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
無情高莫高乎九閻遠莫遠乎故園舟有楫子車有
轄江山坐子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觀
物

傷往賦

人之所以取責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
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苦若人之天闕弗遂也
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予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
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莫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
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
猶昧爽之必莫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予曾
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萼日及橙也朝生暮落一名王蒸爾雅倏忽
蟬遊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予
歎絕見無期予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來饁
亦在林下我觀于途禪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
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
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

雌而與俱物莫失儼以孤處我方踽踽而馬如我復
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
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飽襦袴在身兮昔圍蹉
跌擊囊附臂兮餘馥歲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
如疑哢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桂兮
能認逝空帷兮欲歸我之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
寶瑟偃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壚委灰虛幌
多風隙駒晨轉窓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
掩兮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
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僊宰與

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寐聽
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
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
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洵如行波滄浸淫悵緣
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
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
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
匪忱彼蒙莊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

曉子將取質夫秉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子叟有鬻卜
而來思乃招而祝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
子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子久而滋蔓
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及焉其猶
合符子首圓而足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
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
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
胡不禪夔何罰而蹇蹕螭何功而扶持紛紛恣睢交
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

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
是非在此為美子在彼為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
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
兮孰捨孰操豕喙之毒莖鷄首之賤毛各於其時
而伯音霸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
豨作俑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斷輪絡首縻
足子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子跛鼈千里同涉于川
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執于時其時在澤
伊種之利乃糝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泚
惡之同出于顧所了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

我耻其去曷思其来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
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
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
莫濟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
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跋而天有寒暑
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民予亦昏墊
而有歎歎息予倘佯登高高予望蒼蒼突弁之夫我
來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

者鬱鬱而涸者洋洋天覆地生翁予無傷彼族而居
鄴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拊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
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債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焚無
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予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
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予又安用夫肖
天地之形為

望賦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
鴻濛上下交氣兮群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驚遐情
乎大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

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
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矐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違外
徙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
霄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
交翟兮歲蕤旗升龍兮蠖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
瑞景於庭樹掬非烟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惟登灞
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池
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
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
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躡于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

度關而斐疊神光屬天而照耀睨春春以馳精聳專
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
氛惡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
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
之虛警破來馳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
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度雕輦已辭兮
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後翠華之儻來仰
玄天以自訴况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
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烟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
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

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珞子思帝鄉龍
門不見子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子山高水長春之氣
子說萬族獨含嘔子千里目秋之景子懸清光偏結
情子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
子誰見伊戴盆子何望犇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
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
恨已極子平原空起何時子東山在水望如何傷懷
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
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回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
為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商孫作賦
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賈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
之氣子焉如陪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
器而倒持子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
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悅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
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
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牙迄武乃獲桓靈之欲縱心
於昏熟其妖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子奸雄乘釁

而騰振物象灌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
去胡竊揖讓以為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予蓋如山
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
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曰久矣莫可追陞彼
墟予噫嘻獨遺武予貽後王之元龜

秋聲賦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
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
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予宵宵悠悠百蟲迎莫予萬葉吟秋欲辭
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予臨水非吾土予
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寒蟹之愁至若松竹
含韻梧楸蚤脫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
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予機杼促朔鴈叫
予音書絕遠杵續予何泠泠虛窓靜予空切切如吟
如嘯非竹非絲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
苔合荒園露滋草蒼蒼予人寐寐樹槭槭予蟲唧唧
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
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
悲傷覺潘郎之公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

有情聆朔風而心動
眇天籟而神驚
力將瘵予足受
紕猶奮迅于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 碑上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故吏部侍郎奚公神道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事得立四廟備
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
也維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
公時鎮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
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
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

躬行烝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
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
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邠州別駕府
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
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
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
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
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
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為神僊
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

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
號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自漢
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罔
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
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
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
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
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
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
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

由渭南轉河陽適逢建萬象神宮旬內吏分董其役
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軺
車聯讞大獄閩禹朔漢所至決平蚤以藥棘傷生晚
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
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升
名于司徒又一年立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
科以置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大祝未幾復以
能通道德南華冲虛三真經進整厯尉天寶中厯右
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
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

宣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溫州
朝廷虛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永嘉人輟春罷社搢
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
人得以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
皆聰明絕人長曰治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
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
在文士籍射策建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
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
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用免常居大僚今
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為羽儀遂領太常其公

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閔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粢以大糝交神尚敬合魄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擣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乃禴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

踳踳堂相禮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達兮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深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祇于廟之門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先

侯得立家廟以奉當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塼墉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濟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綿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

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處恭終獻而汎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跋魏為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立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

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明居上
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叅軍陝州
大都督府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顯經進既仕
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
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
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
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
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
為今稱一作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夫人亦四徙封密印纍纍邦
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

今為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監察
御史今拄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
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
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擁節總
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
為能夫浚師嘆惜難治乘釁竊殺寢成習俗莅止五
載飲和革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
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
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
能慕休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

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夷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
卜用柔日醴醎苾苾牲牲博膋遵鯢在堂蕭管在庭
孝孫烝烝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鉶聆嚶交感
涕流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
工祝告訖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
之寵光佐憲皇穆穆皇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
大政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雖立入為地官令守
東州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登可復朝右
絲絲其胄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

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己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
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
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
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
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
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
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
人心者揭于道周云注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為三以

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顛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顛之公取全流浸原為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寃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燹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

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鑿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竒計略術士上言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馬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謂丞相請以顛血汚車

苗丞相彭原公歛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恠第未周知情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後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澤澤音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俸之烝徒謹呼奮襍襖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摘姦犯豪卒就施為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揭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

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攤其衝為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畫撤不當攤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于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為循

吏理財為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
惠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懷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
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
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繫兮劉君
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
聞天積憤刷兮沉疴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
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
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
月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
歲臘月丁酉葬于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
為諸侯為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
于我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
于薛下故以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
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
祖簡亦以文學為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

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怛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換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

盡敬丞相揚炎勇於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荼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參權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于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

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
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
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刺貴倖而
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
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
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
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
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
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
遣如第且救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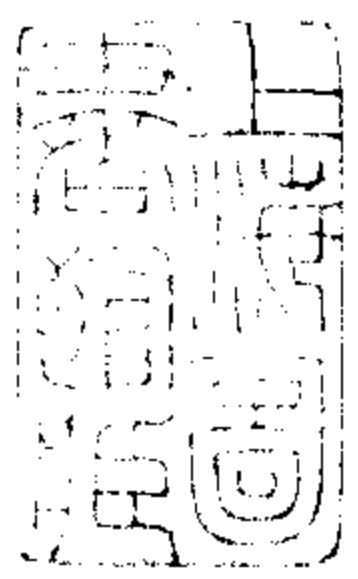
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琅邪王氏石泉公之曾孫
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
僕少卿今為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
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執似續登文
科歷左補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昊舉進士
最小子某咸砥礪纂修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
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
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揚
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
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

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
移于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
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
齊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霑澤再追
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
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
道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
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為大僚
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輜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

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持正嶷如秋山火不侵玉
倖臣畏服鳳鳴祥烟梟噪位陞帝方倚用天不假年
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衮公居甚卑
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里
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賓客文集卷第三碑中



唐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兼御史中丞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唐故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

道碑

薛在三代為侯國介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為齊

所并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
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
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舄奕冠世言氏族者
署為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
世世有之公諱蹇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
行歷尚書郎雖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材刺
三郡金密縣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
門侯烈考承矩以文止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
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于毫之譙苦二
邑又尉于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

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為對乃授監察
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穀糴具舟楫
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
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沂河
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
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
奉賜飛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
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
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
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
竒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
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
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音寨家桴筏者與華言
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月
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
氏無兒蚤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
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為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儀
返葬故里娥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曰開成

凝為平盧從事謹按令甲礮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
久初公治粟于朔陞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
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為郎
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
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
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抵誠明枝葉之直方為天
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
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
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齋淪鼎氣歆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

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誥誥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
尺木為階欬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
俟我羸糧沂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阜衣挽航
膺索臂孤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
列城相望率有儲待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
淮海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
乃廉于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安然如蟄
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于寢立頹以復天王廢朝
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
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于允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
董淮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
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
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捽率無寧歲耳
說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爾來生聚教
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
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
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

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溪水之瀕城池
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杓枝梧載暨
載塗黠焉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廡儼雅
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嚮明
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
魯及門覩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
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陞降之節
遵國章也藏經于重檐斂器于庋積講筵有位鼓篋
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埽有
廟幹公又割隙地為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

禦備捨己俸為子錢權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
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
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鶡冠
者徃徃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眼
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
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
名宗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
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
統名曰通典藏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之刑
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

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
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嚶嚶亦有儒宮
軋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
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
祁祁胄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颺淑聲
風于閭閻浹于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
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
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
鳥革其音許崇學教民說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
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
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倬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
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為氏後十
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
又十五葉生琰為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為七
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為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
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
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

中集 卷三
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
伐鯨鯢賦上獻既聞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
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
公為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銛刃不頓府罷再遷
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為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
用材薦公為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
史充京東平糶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
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
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
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為丞相制國用

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幹池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飽散乃
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結網而國用益饒
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
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
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邁
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
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
之偃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
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

為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日鄴至太府卿次日鄆至外
臺尚書次日郇今為廷尉次日鄆至執金吾季曰鄆
今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
以蘋蘩組紉輔佐君子為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
忠厚訓誡諸子為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
踐祚澤流自葉長子邠時為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
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
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為太常鄴為大農咸白
髮貴緩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
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

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
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
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
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為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
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
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為世雄與姑
臧李范陽盧世為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
者許為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為吏
部郎瓘為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
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

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
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于家禮成起慕悄
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
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
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
柔日告于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
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為之冠瞻其門墻倬若雲漢善積家肥
子孫多材如彼攘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
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

亦既暨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
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
乃分竹使治粟為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
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
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
生樹德本沒揚淑聲上聞軫懷侑樂為停贈祿之禮
侔于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
家有令子妻為壽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
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管及笄佩玉鳴環交響庭戶
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為甲族今為興門天爵人爵

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和舍粹濯潤本根
景亮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礪回環世安其神
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
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
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
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
孫因家遂為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

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
下雋傑著書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
為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
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
州司戶叅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
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
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
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
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
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

中山集 卷三
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已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歎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去聲俾家聲不頽今夫以文學芒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榘楠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眄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于嶺南授正字叅謀于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兼監察御

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復為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為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閭上為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為憂求為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為今揚州牧

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其號略贊皇入相擢為
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
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
之時論不以為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
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東吏惠下蘇
罷羸訾剝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檢
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人
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
三者具求政之有裨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
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

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
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
鄭氏生三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亂矣猶
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
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
管鑰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敬思有以垂于
後者以誠告于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
乞詞無忽余昔為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
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為忘形
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

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
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揚州
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才不一
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紹敬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
鍾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沫後大
蘭牙茁然秀出叢薈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
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
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于三川
頑民底定乃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
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內潔潔庶士道本乎心
暢于四支治本乎正形于百為黠吏斂手齊民揚眉
江淮藪空夜析弗施公卧于齋邦民悽悽公衣升屋
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翳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
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茲既固且安松楸颺然
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
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
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

仕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
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
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蚤以武勇
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
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
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
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
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
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為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
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

效文職太尉深竒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叅軍長慶
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帳下沂公
發跡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
兵問罪于比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
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
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
野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驛上聞
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
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叅軍兼
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

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池雄兵精而天下
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
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
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
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于家乘時蹈機
禍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
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
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卿
弛張損益得以叅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

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
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
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
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
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
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為寇謀
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於賓筵
爾母抗詞於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於
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勲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為
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為

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
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
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
生變聞秦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
葬于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
同天為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
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廊
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
一歲入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
授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

展和鸞條草之儀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
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
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
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
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
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曰娶不恤
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于後也
君子以為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
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說文字

虎穴之中生此騏驎大和紀元滄景不處子弄父兵
跳浪海壖有隣陰交蝟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
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為子
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
滄波底寧王師棄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胙元子
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焜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
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
丁此大酷迎護幃輶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練服
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
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
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穉齒行號執禮
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印之趾昭尊穆敬幽顯同理
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千萬祀

劉賓客文集卷第四碑下 釋門銘記附

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佛衣銘并引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廣州牧馬摠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芻蕘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

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

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并引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
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
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征
達摩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

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
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
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
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
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破榮
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攝
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

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
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為上
首津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
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智儼曹
氏子世為郴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
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
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嶠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其
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
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
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莅事

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纓
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
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
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頤
頂與門人告別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
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
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北隅傳律弟
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
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
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
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
奧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
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
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
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
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
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

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
粲然貫殊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
羣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
句曲依僧旻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
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
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
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
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
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
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

香山集 卷四 五
香不絕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
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
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立交
脩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
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
召主史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
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執誠達而山
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鍾告白龍象大會諸
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
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
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
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
為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
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
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
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
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
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

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
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
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
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罹於苦者證業以
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
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形政不及
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
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
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姐豆
為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

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
之斯應陽燧合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
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
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
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行不倦愍彼南
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
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潛革邑
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股
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

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
備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荼
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
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
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
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
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
等相與投淚具役建塔于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
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立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
且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

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為
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
一謬謂余為習於文者故蠱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
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
于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
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
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
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
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為法來者千百人俱

香山集 卷四
裔民嗷嗷戶有扉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
度門斯盛合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
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
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無得後覺得之
像閔虛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于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
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
為彌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瑞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
而它工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

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
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
力四輩增增工麾以肱中樞外脉陰轉陽動欵如地
踴炭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
持藻井花鬘葱籠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
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
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
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
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修皆蕃僧
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

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
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
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
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
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
纂成華藏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說讚
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
邊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
森然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綃素
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銜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
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
輝繡于碧霄望之如崑閭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
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空入闕于城
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脩廊委為寒燼如
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

山集 卷四
環視故地寺為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
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
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
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
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
技斤鋸磨礮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效能欸自火
宅復為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
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
人舞抃而謠曰

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
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
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
氏其它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
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于石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論上

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天論上一首 天論中一首 天論下一首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污崇視輔臣之用
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
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
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
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
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

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
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
以必取當守而歎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
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
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
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
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
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
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
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
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
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玄擅
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
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
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
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
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
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
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
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
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內
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
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
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
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
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
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
所殺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

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今由士為大夫捨雉而
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
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
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
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
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
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
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
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編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

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事矧它人哉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天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
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菰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癘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
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
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
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
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

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又穴
為堰澗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溝洫陂
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
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
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
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
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
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
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
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

說彼上而立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
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
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
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
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
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
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
木邪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
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
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
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異霆震于畜木未
嘗在罪春滋乎莖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
而厄是范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
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
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
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
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

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
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
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
藝樹陰而擘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
研鎡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
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
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
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
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

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
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
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
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
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
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
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
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
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
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

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吳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榭飽于籩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預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

中山集 卷五
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
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
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
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
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
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
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
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
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陷危而僅存亦天
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

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
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
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
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
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
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
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
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
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
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

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
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
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
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
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
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
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
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
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
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
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
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
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
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
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
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

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
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
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
相為庸嗟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
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
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
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
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
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
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由是

而言天預人乎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論中

因論七篇



劉子問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訊眊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鑒藥

劉子問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

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
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
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
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
所由致也今夫歲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為美疹
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無方寸以授予
曰服是足以滯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
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
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瘡絕
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閔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齷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
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徂既效猜至
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
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吾固知夫子
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
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兩躡明矣苟循徃以御變昧於節宣奚
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班
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
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
聞隴西公賜穀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
然似恐後者其間有勞俸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
之格歟碩鼠亡歟瘞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顛焉牧守由將
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
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鷲其理而蜂其賦民
弗堪命是軼于它土然咸重遷也非阡危擠壑不能

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
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
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
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
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
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
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
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
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
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
何足之病歟今穀觶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
其形餒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
儻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
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輒不僨
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脂以畜豢之則無用
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
卜剛日矣是徃也當要平聲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
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

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輟然而哈曰
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
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
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
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叩牛角而嘆曰
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
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
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
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
用極則憂明已

白山集 卷六
四
傲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纒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初以室之灰以堦之榘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湍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預擢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竅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于淹篲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邕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鄰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傲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傲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絳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

師頃其至則乞馬五輦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睇如
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任由將授也
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綯
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備者履巨石而齋如流者
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
有客悻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
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駢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
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
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
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
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
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積
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
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
之糝秕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
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活于肆肆之馭
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
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
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怡然視聽然笑既而抃
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覯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竒
精妍態宛如鏘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
然矣顧其維駒歲銳于內且秣之垂方是用不說乎
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聲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

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馬遂傲其僕蠲其皂
筐其惡蜃其洩摧以美薦秣以鄉粒起之居之深之
拒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
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賀也
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
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
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撾策不知其籟雲耳昔之噓呼
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
雖曠日厯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
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羖皮乎客謾

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為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馬倦隱于几而步馬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擲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踈錦反如復瘳于躬進藥

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然執楮圈侍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諄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荅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問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

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哉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論下

辯易九六論

與董生言易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它日子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揲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

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
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
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
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
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
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
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
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
少少為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
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為坤者
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
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次二世而為屯屯之六二為
世爻震一世而為豫豫之初六為世爻屯之二豫之
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
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
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_三
艮上之隨_三震下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
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
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

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

嘗有聞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五軒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第三指與第一

右揲著數掛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第二指遇一益二并第三指遇一益二并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

四運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益四與掛一為九 第二指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第三指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 第二指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第三指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

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掛一為九 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指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五 第二指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止於九 第二指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為主通

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

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 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上艮下之隨震下兌上唯六二爻不動餘五畫變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震下坎上六位畫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

爻為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

豫坤下震上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

為豫言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

者爻無為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陽爻九一爻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六謂陰爻

凡三百有六十當碁之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

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
爻二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
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
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牡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牡
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
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
謂少陽之七再動于牡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三
為震初九

動于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太陰始動施于太
陽而生巽象之八謂少陰之八再動于牡而生離象
之八謂再索而三動于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
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象

右大衍論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子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
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為侯陰爻
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
互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之丈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為身外
為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為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
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
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 記上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汴州鄭門新亭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管城新驛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
州憲宗視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
隸鄆為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

平蓋承天威以平暴悖志動揚休在稱為雄新邦始
徠汚俗猶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辨吏以帥
焉大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
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
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
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
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在春
秋為須句之國涉漢為濟東蓋禹貢兗州之域宣精
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鄉故其人知書風
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虜將因兵鋒取其地

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
洩頤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
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
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侷
仡而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
星不搖田祖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鉅萬
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償租之令
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
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
雄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

仰公知變風之自大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為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醜新渠吸黃河而東行州含其區為天下劇內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來莅來刺錫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肴醪騰貴惟是邦始都于魏惠王始郡于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為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為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

知既視事三日挹群吏與之言曰吾食止圭田吾用止公入凡它給過制傷廉浼潔者悉罷之壹歸乎公歲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剋之壹出乎令典凡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詔條然後刑麗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執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奕奕浚都國之咽喉咀清嘽和旁暢四支東夏黠馬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于所履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為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闕發魚書合左右契由阼

階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覩其形容
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它日命遊梁客志之
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
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命為刺史記書于
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為冠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
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于論
堂東西廂之壁辯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
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聰臆說咸束之而歸

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蠟泆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
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羸再新壁書懲前土
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
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馬筆削既成讐校
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
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

中山集 卷八
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
是學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
且歌之曰

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
摹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歌
以時切切祁祁不教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
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
宜附于藝文云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于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群僚以辭叶而
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未嚴主人肅客落以金
石走鄭之門欽為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
顧覺動執直含景生姿遡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
殊形詭言而耳目一說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
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
之曰鄭門故事王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
旋率立馬塵坌中挹策為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
于執事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
贏樂縣宴豆前後以位棊闔對明弭楸順時修梁衡
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帝文旒旒

榻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尹閤視亭長抱關視掌
固啓閉拚除是謹是收錫命賜胙勞迎贈餞我當躬
行汝先汝蠲挾膳提醪生芻縞衣我寮展事靡問文
武汝唯汝從凡入而修容凡出而修較褻醜威儀勿
籍勿訶繇是貴人稱諸朝群吏詠於家行者誇于道
與人同其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譏譏而成
乎龐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然遠命
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內外書命以暮
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徵自有浚師無
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它室曰便坐今凡視事
之所皆曰廳其它室以辨方為稱今年鄭州刺史揚
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為記按國章以
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為雄州鄭實通王畿
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達故務劇君侯始來
三日司稅掾舉七縣董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滕也
悉罷之用戶符而輸入益辨司貢掾舉梨林之征請
戶曉君曰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
民去痼疾授牘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

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
牙旗徃復相踵而里中清夷雞犬音和人既寧而物
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園視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
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月而日之庶乎繼踐
于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浸土風眊俗與前賢
之耿光備于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顓之文在大和
四年某月日

管城新驛記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
大遠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

于城中驛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
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糜羨財
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琢石而紀曰
在兌之方面立負陽門銜周道牆蔭行粟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暨塗宣暫甓甃剛滑術精于
內也蘧廬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
示禮而不恩也內庖外廡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
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
饗亭孳行者有別邸周以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蠲
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煙四時

萬象來貺于我走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
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
人鄭為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選
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
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
吳之封後為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六為九
江治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為郡益之
以烏江宋臺建目為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

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
二國和協故更名和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
德中更龍亢為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筭第郡縣為
三品是為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
一按見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織紵二
筐吳牛蘇二鈞糝鱣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浸
曰歷湖田藝四穀黍全六擾廬有旨酒庖有腴魚神
仙故事在郊在藪立元有臺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
名塢曰濡湏異有血閭祥有沸井城高而堅亞父所
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江劃中流為水疆揭旗

中山集 卷八
樹蔭十有六成自孫權距陳出入六代常為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為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譴刺連山今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纔什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苦戀本無即山近監之逸市無嗤眩工無彫形無游人異物以遷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為一出於農桑故也繇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為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厥後析為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為都督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蕭勺之音洽于巴漢戡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征繇升州為府等威班制與岐益同地既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勲庸佩相印者三以暮明歷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

再焉磊落震耀冠于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秦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武鄉之也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悛獷悍治天平以清去培克居大鹵以仁蘇荐饑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子之蜀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閒暇園視府局素闕者補之先是公堂嘗為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門有閔祭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焉惟

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舊處仄陋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壹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衣既垂師節既嚴流眄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坐右第以梁州刺史鼎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于不佞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為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

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
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
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于
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
蒞止咨于群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
稱醜地近者嘗為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
俱一都之會目為善部矣唯驛遞之途歎危隘東其
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頤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
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刊木之傭募其
力揆鑿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舁輦畚鍤之器膺其

要礮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
徒空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閣千一百里自散
關抵襄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襄而南
逾利州至于劔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
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
埕者兀者銛者磊落傾欹波翻獸躡熾炭以烘之嚴
醢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簣可埽棧閣盤虛下臨巖呀
層崖峭絕枘木巨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逕深陁
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
郟曲稜層一朝垣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

中山集 卷八
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孥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
不病徒行者足不輿乘行者蹄可刈公談私詠溢于
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
之以義乎既訖役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
史官地里志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

劉賓客文集卷第九記下



夔州刺史廳壁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機汲記

洗心亭記

復荆門縣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公拓王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

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
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
太守賜之旌節統破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
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
版圖方輸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
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
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
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
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
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
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陽為
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
從山而縣從其郡邑東之望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
而相歆者以萬數回環鬱遶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
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以百
數淪漣汨滴擘山為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高靈液
滲漉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膺卉
物柔澤故紵蕉為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檜土宜

陶旄故侯居以壯聞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
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毆溫交戟不勝觸石
轉柯化為涼颼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
而散襲山逗谷化為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
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
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
是遷也不足庚其責故道貶為朗州司馬後十年詔
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
馬北向相俛者咸仕郡縣中鞞來迎下車之日私言
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端宰臣王駿倖

卿劉晃儒宮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或久於其治
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宮翹顛載于歌謠余不佞
從群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
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
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汲記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
人授館于百雉之內江水汔汔周墉間之一旦有工
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
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蠢然之狀

莫我過已予方異其說且命之飭力焉工也儲思環
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為畚寘于流中中
植數尺之臬輦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絢以為繩
縻于標垂上屬數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弦焉
鍛鐵為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
兩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綆下縋盈器而
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縞
不羸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踰峻防剗蟠
木以承澍貫修筠以達脉走下潺潺聲寒空中通洞
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盈

飴餽之餘移用于湯沐涑澣之末泄注于圃畦雖漢
湧于庭莫尚其需洽也昔予嘗登陴擱然念懸流之
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臧獲軒而挈之至于裂肩龜
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
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物浩漭東流赴海
為期幹而遷焉逐我頤指鄉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
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
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
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
之遺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為我也智盡于一端

功止于一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躄名山俯大江荆
吳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為恨今方弭所恨而
克所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竒處得新亭形
焉如巧人畫鼇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細大漣然陳
乎前引人目去求瞬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
為工即山求材槃高孕虛萬景全來詞人處之思出
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
猿清繞梁歷榭月來松間彫鏤軒墀石列筍簾藤蟠

蛟螭修竹萬竿夏含涼颺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
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
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
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荆門縣記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于樂
都名視縣內之制居殿形束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
民之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蕃焉其肇允經營
實王孫昌夔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
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于茲者徼馳名於省蕃

謂相沿為非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顯成督行之旅有誰何之難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馱而南斯為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饋牽之禮是敬之不反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群欲內張全摹周圍經制條白于狀昌言既從公議攸同忘勞之徒樂用之工

載大其門載高其墉徑術脉分闌閭架空然後析便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糜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飫之儀展殿置符繻之事舉成夫有伍公吏有職由彙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湏于道周距躍而謠曰起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折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搖雨濡自公優柔鄩閑盈兮昔飲于滂夏溷冬枯自公感

通感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駢徯公之還兮觴
以祝之卻略編躑百形一音公為駐錯衡而勞之有
以文從公者紀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盡命夫學舊
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
辱初公以縣之之便聞于上也禹錫方以郎位貼職
于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以遷人獲宥于善
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
愧詞以為古之創物建庸宜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
必訶其事功為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
沂賢為教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
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畧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
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記

郡北有短亭繇舊也亭孤其名地歲其勝前此二千
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
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公常曰命爾為
武陵守莅止三月以頤畫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
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
政成農緣畝以勇勸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
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恩也

雖聞茲地韜美未發豈有待邪自吾之治于斯也購
徒庀材大起堙廢未嘗植私庭礮燕寢後必先公人
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役掠
苟簡之問卒使勝躅冒沒猶璞而不攻懼換符之日
遠復齎恨無乃遺誚於來者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
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
茂汰汚池以通淪漣自天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
美者生於願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攏斧斤息響風物
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舟祖較繇是
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威遲于以落

之肅賓而入園視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點馬遽
遽雄殿郊隅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簾參
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戶初筵脩
平彫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醉止州從事
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矧成于公庸敢無
詞觀乎棼楣有嚴丹雘相宣象公之文律曄然而光
也望之弘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溫然而達也庭
芳萬本跗萼交映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戶闔
連機弛張似公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
池躋其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于遠

惟行旅謳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
狀昏旦異候百壺先韋之餞迎退食私辰之宴嬉觀
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戀於天雲之末動合于誼匪
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
視予余從而讓之是自還也其可乎迺授簡于放臣
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者雖灌叢萋草尚勿翦拜矧
翬飛之革然石刻之隱然歟

劉賓客文集卷第九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書

上杜司徒書

獻權舍人書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竇中丞書

答柳子厚書
與柳子厚書

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

與刑部韓侍郎書
與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上杜司徒書
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

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于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
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
為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
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
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顛
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
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愬謂慎獨防微為近隘謂艱貞
用晦為廢忠芻狗已陳刻舟徒識罟獲隨足悵然無
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
長之深悲跡符理會于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

恒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群以勝物也烈士之
所以異於恒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
世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
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
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
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
悲則同其所以為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間者
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
旬朔之間再投裔土外贖相公知人之鑑內貽慈親
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

中山集 卷十
為慙雖欲瀝血以自明額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
誚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
以內咎為頹謗之具以吞聲為空隙之媒庶乎日月
至焉而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
相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
下之人皆知之矣余聞初子之橫為口語所中獨相
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為之流涕以訣又不得
已而譴則為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
又聞曩子之介于司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稱
於人以為不懈于位今則有修儀以贊其詔相者有

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敬之
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
絳踈目可封之代乃為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
之厚者夫陪者思起必諱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
求醫子宜諱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箝口自絕
為智以甘心受誣為賢噫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
逐焉而為上卿鄒陽囚焉而為上客二子者豈默以
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不辯則
隣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
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

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
乎詞敢聞左右投所閱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
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鉄而知心
目之可亂於擬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
賢之可疑况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
相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
謗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
由偶對伯奢之寃以噐聲動罹險中皆出意表雖欲
周防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
臚言四馳萌芽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

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
何潛行愛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
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
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大甚古今
同途是以前修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
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已食子盡節
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麤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
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
未必能忍於其它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
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已

必怙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于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謾於言說矣嘗沓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媒孽其僚友矣嘗矯激以買直矣嘗詘譎以取容矣嘗漏言於咨諏矣嘗敗務以簿書矣有一于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盜我得而任也庸可而棄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弦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為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為衡準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賴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况禮道貴終人情尚舊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帷蓋之報顧異於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信以祛群疑使熒熒微志無已矣之歎觀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向謝恩有所復以塵纓薰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示終不可睽也否而後泰示終不及否也獲寶於已喪得途於

既迷與夫平居不為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大
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
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郡國投荒為
民者咸釋拳拑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羈絆伏讀
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
祖先壤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
臨風水懷伏希閔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
置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楸誓當
齋志沒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
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為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灃浦

資宿春而可行無道途之勤蠲僕賃之費重以鎮南
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
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
顧之間為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喻其
急焉嗟哉小生仕逢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居豈曰
不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
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
次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纔
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啾啾響異莫夜之後併來愁
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

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
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
希末光下燭幽蟄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
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書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衆之
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
陰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
是用顛顛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沈
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

鑒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
篇蘄端較是非敢闢于左右猶夫礦朴納於容範嘗
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
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
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
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
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
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
僭誠黷禮也繫游藩之久覲尚舊而霽嚴禹錫惶悚
再拜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閭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群從率先行古占數為京兆人且命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閭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宗勲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于侯籍與夫其先嘗為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為本部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閭下宣風江漢為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為群倫所觀非據之榮赧然汗下不宣實再拜

第二書

實白前辱閭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無示移群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為望之旨於古儀為得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逡巡牢讓亦有以發閭下之雄辨使矚然為世程者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頽波而逢其原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徃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容豈不為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

適有以增閣下之重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禮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決于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于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鍾以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拊也故揚權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

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敘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銛筦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耳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

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
太史公云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
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
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軸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
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
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簡以清
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棖闥之內而
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理叢則
潰然攜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
政詣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脩整非止

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
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
使侵蝕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
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
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為
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
行之烏有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
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為大履
番君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音翰有畝鍾之地武
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鬪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

聞重以山茂擯苦金豐鐸銑齊民徃徃投鎡鑿而即
鑄鑄損絲帛而工寒擷乘時詭求其息倍稱聞聞主
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書舛錯為中執法所
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
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
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即
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
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
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為司封郎以餘刃剗劇于計
曹號無逋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

也坐事為彼郡司馬更閔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
之良窳采察之善否盍嘗問焉足為群疑之寶龜也
至於否臧文律戢玩之戒均權以制動函隸以稔勇
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纖
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握
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瞽言重曉左右耳

荅容州竇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為希儒之徒重言一
發華衮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為不
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

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逝空而發者人自以為皆羿可
矣移之於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
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蝸蟬相喧不啻於穀弓射空
矢者熟為其的哉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
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既
乎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
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而
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恒燠
冬無嚴氣其在嗇神以佐藥無味以禦稜所謂養賢
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為心
拜

荅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
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
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
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
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齋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
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
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

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殼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曰

與抑子厚書

間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執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不宣禹錫白

荅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烹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槩焉以為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著竒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

其并猥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亦以擴拾慮怕人多怠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弭病於將然為先而攻治為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榮言被攘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剔之良暴灸有陰陽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撓歆反勞以制駛露置以養潔味有所走薰有所歸存諸臧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為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餌咄然啼號巫媪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已之不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群方為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脉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為惜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為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貺之喜信踰拱璧有以賞音適道耳常思世人

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于甚殆而曰不幸豈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為非急昌言曰飽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承之氣有時而既於禱神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慝果不能傷雖訖音胡水瀉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諭者莫賢乎書臨紙悵悵不宣禹錫再拜

與刑部韓侍郎書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為第一官然猶議者噉然如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日赦書下郡國有棄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鼯鼠所宜承當然譬諸蟄蟲坯戶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翹首與生為徒况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荅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屬當為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弟之齒有唯無伏它以是為衰其於匹敵即前云願後云白而已大曆初李贇皇常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未俗以姑息為禮而不虞識者所窺邪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恒人為宜而在愚為過豈不能幸歟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暢耳夫禮之文為著定且尊宜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敬仲不敢當命卿之饗虞人不敢承士之招先

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為大將軍而虧九卿王祥不為錄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為兄長於大曆初嘗接前輩游故其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說灌注耳目班班然不絕如綫其後為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它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為不遜愚時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

為宜不當經怪衆咸听然而咤復謂愚云子奚不碧
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
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訊皆昵親密友不容
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耳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
人席夔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
屬尊致書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夔獨
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今有人謂東為西
者一言發則凡人嗤為駭且狂苟不衆非之則東西
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
不敢易之哉曾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民之

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賢則斯言不當發於
洙泗間耳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弊由野以至僿豈一
日之為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
以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斯易也
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
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耳竊
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
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
如古也蓋為古文者得名聲為今書者無悔吝如水
走為關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一

表章一淮南杜相公佑修凡十首

讓同平章事表一首

謝平章事表一首

謝手詔表詔後敕新棋

謝貸錢物表

請赴行營表一首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賀復吳少誠官爵表一首

賀除虔王表一首

慰義陽公主薨表一首

慰王太尉薨表一首

讓同平章事表

臣某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忝如履春

水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
苟或虛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
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荅高位豈
意聖慈弘獎天澤薦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
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
在當否繫于慘舒惟以材陞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
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夷之哂臣雖愚昧嘗
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
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倣擾師旅未寧謹當上
稟獻謀下貞戎律克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之先是

臣之志旣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
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勲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
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遂知止之宜聖朝無不稱之
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聼風孰不知勸其新授
官告謹重封進無任懇禱屏營之至

謝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慮玷大猷昧死陳讓再
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
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
權雖協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

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况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
立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崇
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
至教伏天威以懾不類敷聖澤以遂群生上分旰食
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
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
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濱仰雲天
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謝手詔表 詔後批云朕自書

臣某言中使閻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

拜捧紫泥跪伸金簡承旨見聖神之略感恩知身命
之輕中謝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旄鉞之寄未
靖祲氛榮分台鼎之名何階啓沃竊位斯久速尤是
虞豈謂立化曲成鴻私荐及特紆睿思親灑仙毫降
自九重粲然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
露之蹤曲覃霈澤鸞鳳騫翔而變態煙雲舒卷以呈
姿賦彩飛文聳神蕩目恭惟國寶何幸家歲感極涕
零莫知上荅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無任欣
戴屏營之至

謝貸錢物表

臣某言中使南宮懷珍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
詔天光下濟叡澤曲流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謝臣
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寧干戈猶動壽春
固壘以備盜淮甸興師以扞姦經費所資數盈鉅萬
餽餉時久供億力殫慮始圖終不敢緘默輒陳管見
上黷宸聰伏蒙聖慈特遂誠請遠承如綍之旨特假
聚人之財軍須不愆士氣彌振糗糧既備永無半菽
之虞襦袴足頒遠超挾纊之感是為說使咸願先登
臣忝總戎倍百欣荷伏以上分國用俯濟軍興候清
煙塵謹備償納

請赴行營表

臣某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
素效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
力誠不足鷹鷂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參軍
幕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制勝伐謀亦嘗習於事
業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橐弓之
什今則幸遇殊獎委之專征以身率先是臣素志况
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
臨疆場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諭其禍福椎牛饗士養
以威聲冀宣皇風煦茲蠢類以忠義感脇從之伍以

中山集 卷十一
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
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初除侍御史續
除中丞異姓王

臣某言奏事官常溫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官告宸
象昭回煥然下燭榮分右職光賁遐藩中謝臣伏以
朱鄭朴忠為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侮之寄見張愔
提孩之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鎮蘄縣繹騷之際梗亮
彌彰歷險而來寔繁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
奏聞恐須獎勸伏蒙睿鑒俯亮微誠優詔先行已階
直指之列殊私荐至超陞獨坐之崇戶領三千爵踰

五等恩生非次感異常倫轅門有光武旅增氣遂使
感激之士希勇爵以捐軀倡狂之徒聆聖澤而悛性
風行草偃其勢必然臣忝總戎麾倍百欣荷

賀復吳少誠官爵表

臣某言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及昭示洗雪吳少誠等事天地私覆燾之恩雷雨施
渙汗之澤瑕累咸滌危疑獲安中謝臣伏以少誠擅
興兵戈事生註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悖辭
亟聞引咎初懷疑懼雖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
章而請命陛下仁深解網慮軫納隍念餽餉飛輓之

勤閔戰爭暴露之苦舉茲宥過之典副彼效順之誠
一方承再造之恩九有覩惟新之化敷鴻霈而覃及
蠢類鼓仁風而臻于大和罷析銷鋒自茲而始臣謬
膺重寄虔守遐藩不獲稱慶瑤墀陳露丹懇仰瞻宸
極倍百常情無任慶抃屏營之至

賀徐度王等表

臣某言中使李國真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鴻澤浹下大明燭幽曉諭便藩慰安稠疊中謝臣伏
覩天書恭承睿旨弘愛人屈已之道酌因時適變之
宜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悖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

盤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之請戚藩之寄斯重舊
勲之祀獲全丕變猖狂之徒咸躋仁壽之域既弘在
宥坐見止戈率土人臣孰不欣說臣素乏方略謬荷
寵光猥塵將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
蔑聞官謗已興渥刑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含弘
恤公私餽餉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紆神筭昭發
德音危疑獲安制置惟固好生宥過誠陛下開網之
仁尸位無功重徵臣素餐之責周章跼蹐胡顏自安
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仰謝雲陛陳露血誠
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臧文竊位之咎無任戰越

之至

慰義陽公主薨表

臣某言伏承義陽公主薨伏惟聖懷傷悼增切伏以公主妍姿令則冠絕天人稟教皇宮已挺柔嘉之德降嬪御族益彰貞粹之儀方期作範壺闈長榮邸第豈意邁茲短曆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莫遣有虧常膳罷設宮懸臣子之情不任惕戀况聖凡禮異邦家制殊伏願道齊彭殤理達修短割肌膚之愛慰寰海之心率土人臣孰不相慰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慰王太尉薨表

臣某言伏承成德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今月某日薨沒伏以武俊生逢昌時天授忠節奮揚義勇茂建勲庸秩冠朝端參燮和於台鉉姻連戚里承嘉慶於雲霄榮掩華夷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遽迫歸泉之期鼎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沒感深臨冊綬以興懷聽鼓鼙而軫念臣恪居官守奉慰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慰以聞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一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二 表章二 淮南杜相公佑修凡十一首



謝冬衣表一首

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一首

謝曆日面脂口脂表一首

謝墨詔表一首 論廢楚州營田表一首

請朝覲表一首 謝春衣表一首

謝賜門戟表一首 謝男師損等官表一首

謝端午日賜物表一首 謝墨詔表一首

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

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
衣四副者大明昭回遠燭下土殊錫稠疊延及偏裨
慶抃失圖捧戴相賀云臣謬承委寄獲守藩條灰
瑄屢移塵露無補陛下至仁天覆玄化風薰頌以兼
衣賁茲瑣質降自天府光于轅門緘滕既開覩綵章
之盛飾蹈舞而服發溫煥於祁寒愧塵補袞之名更
荷解衣之賜恩波下浹將校同霑共戴殊榮咸思竭
節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懇悃慙荷之至

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

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
十連內省無堪常恐不逮豈謂恩私曲被封略有加
慙無報政之勤重受分憂之寄伏以兵戈方息閭里
未安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黔首且責成於牧宰期不
失於澄清伏惟聖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謝曆日面脂口脂表

臣某言中使霍子璘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
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
曆一軸臘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合
稜合二皇明遠燭殊錫荐臻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伏

惟皇帝陛下立極御人順時布政禮崇大蜡澤浹遐
藩臣叨榮日深竊位時久謬回宸眷猥降王人天書
下臨覩三光之照耀玉曆爰授知四氣之環周雕奩
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
永去癘疢之患命輕恩重上荅何階無任感抃屏營
之至

謝墨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又以臣所奏羅珣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激
賞者恩降重霄澤流下土義存獎勸榮冠等夷臣昨

以羅珣裴靖勵精吏理効用著明人咸說安俗致殷
阜恐須甄錄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睿
鑒俯亮愚衷載嘉理行之尤光示絲綸之旨守道者
益以固志懷慝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茲為大臣
謬司廉問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
無任欣感之至

論廢楚州營田表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跪奉天書恭
承獻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云云伏以本置營田是

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獲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祖誠為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湏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無任震越屏營之至

請朝覲表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云云臣代受國恩忝承門蔭

脫巾筮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獎作藩外府遠違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瀆逮今一紀犬馬懷戀寢興匪遑蒲柳易衰遲莫俄及竊位時久妨賢愧深况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祇奉朝謁時纔二周服勤郡符荏苒垂老屏營魏闕之思夢想承明之游如迫餒寒不忘衣食伏惟睿鑒俯亮愚衷蚤賜擇人與臣交代授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奔赴京輦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猥加宰輔今既事罷實慙此名為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以聖朝赫赫左右惟賢漢愧

得人周慙多士臣才略既短齒髮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絕所冀退歸舊里沐浴皇風絕鍾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知止之心神祇所鑒無任懇悃怔營之至

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四副王人捧詔御府降衣寵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慙效薄常懼食浮陛下覃以至仁均其厚施宰元和而布澤順時

律以頒衣出自禁中賁于臣下執領禮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顧眄增輝舉體動容既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鶴翼之譏居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同荷生成

謝賜門戟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今日軍器使梁延壽奉宣進止付所司准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者恩降雲天榮加門戶承旨慶抃省躬慙惶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昭懋賞必在疇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旄之寄已忝外藩祭戟爰列更光私第賁

于振闡慶及子孫觀茲盛儀實愧虛受無任欣戴屏營之至

謝男師損等官表

伏見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祕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師損者寵渥非常授任不次驚躍無措靦懼失色云云臣謬分重寄獲守外藩受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闡義方蚤沐叡慈已階官次每懷塵忝常誠滿盈豈謂鴻霈曲覃大明私照寬臣尸素之責念臣葵藿之

誠下延胤息叨踐班級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况著作乃論撰之地唯才更是居太常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碩茲庸昧忽此超昇內省慙惶若墜冰谷伏以聖朝立制建官惟賢名實無乖輪轅盡適微臣父子獨為幸人非據踰涯自中徂外虛受丘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彷徨不知所據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謝端午日賜物表

臣某言中使劉光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一副金花銀

器三事綵絲一軸大將衣四副綵絲五軸寵光薦至
慶賜曲霑拊舞失容捧戴無力伏以朱明仲月端午
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幸逢休
運獲守外藩叨承獻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窺宸象
振衣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載光於佩服珍器克玩
盡飾於圓方恩輝既盈喜懼交集下延裨將共荷鴻
私無任感戴之至

謝墨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
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泥澤流下

上跪奉自天之命遙馳捧日之心云云伏以皇帝陛
下凝旒穆清軫念黎獻已洽雍熙之化尚存宵旰之
勤遠降王人特迂宸翰慰安稠疊曉諭便蕃任重力
微不知上荅應緣戎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伏乞皇
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二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三 表章三

為杜司徒讓度支等使表

為杜司徒謝追贈表

為杜司徒讓立去思碑表

為李尹賀獻懿二祖表

為京兆常尹賀雨止表

為常尹賀祈晴獲應表

為常尹謝許祈糴表

為常尹賀元日祥雪表

為常尹賀春雪表

為京兆李尹賀雨表

為李中丞謝紫雪等表

為李中丞謝鍾馗等表

為杜相公謝鍾馗等表

為武中丞謝新茶表

為武中丞謝春衣表

為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為武中丞謝新橘表

為武中丞謝柑子表

為武中丞謝冬衣表

杜司徒讓度支鹽鐵等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塵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為懼云云伏惟皇帝陛下紹登寶位光纂鴻猷擢用之間華夷聳聽况利權所在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至化鼎新之日是微臣遲莫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進退惟谷冰炭在懷輒罄愚誠冀回天監陳力無補庶遵周任之言循涯若驚敢飾范宣之讓慙惶跼蹐倍萬常情謹奉表陳讓以聞

杜司徒謝追贈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褒贈臣亡父先臣某官尚書左僕射者時逢霽澤禮極徽章云臣家受國恩至臣累葉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猥居高位陛下應乾御極作解庇人恩浹寰區禮成宗廟垂仁布德自葉流根紫書忽降於重霄密印榮加於厚夜星霜增感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無任感咽屏營之至

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錡所奏當道將吏僧道

耆壽等請為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內惟菲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云臣伏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接淮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師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認旨王錡與臣交代輒有上聞况以去思為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甲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為尚書南海之人請為刊石璟自遜讓至于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史垂為美談璟非

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
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云云

京兆李尹賀遷獻懿二祖表實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今月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
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盛禮云畢宗祧永安云伏
以太祖景皇帝膺期撫運啓封于唐為百代不遷之
宗開三靈眷命之兆頃以本朝初建清廟備儀二祖
冠西室之先景皇闕東向之位諸儒獻議歷載未行
陛下濬發叡謨旁延正論爰詔多士會於中臺酌三
禮之前文參百王之故事講貫斯定詢謀僉同撰日

展儀考祥視履配貴神於遠祖正尊位於始封廟貌
有嚴禘嘗允穆示人以孝得禮之中既觀秩秩之容
必降穰穰之福臣職居內史屬忝本枝躬導盛儀獲
申誠敬無任感說屏營之至

京兆常尹賀雨止表夏卿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吳文政奉宣聖旨緣今年雨
多恐傷苗稼諸有靈跡處並宜祈禱者臣謹檢尋祀
典方議徧祠惟德動天倏已澄霽伏以至教惠農兆
人務本今歲宿麥茂於常年爰自季春遂逢多雨蓋
陰陽常數有以推遷而隴畝之間未聞傷敗陛下勞

中集 卷十三
謙思切覆育恩深或慮成災先期軫念昭薦未陳於
方社獻誠已格於上玄文明煥開陰曠潛掃有年之
慶實兆於茲辰先天不違夔超於前代臣謬司京邑
虔撫蒸黎欣抃之誠倍百群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京兆常尹賀祈晴獲應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中使某奉宣聖旨以霖雨未晴
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臣當時於興聖寺竹林神
親自祈祝兼差官城外分路徧祠伏以神祇效靈景
物澄霽兆庶覩動天之德大田俟多稼之期臣謬荷
恩輝忝司京邑抃說之至實倍常情

京兆常尹謝許折糴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臣所請畿內折糴宜令度支計
會定數奏來者天慈廣被人瘼是求臣自理京邑不
先威刑唯務便安所期富庶每因賜對常奉德音府
縣之間巨細令奏伏以聖明在上風雨應時順成之
年穀糴常賤若無輕重之法必利兼并之家輒敢上
聞請行折糴天光下燭人隱無遺宣付所司允臣所
奏事關理本惠及生靈臣忝尹京倍百欣荷無任歡
躍屏營之至

京兆常尹賀元日祥雪表

臣某言伏以去冬已來久無雨雪臣每於內殿親奉
德音以宿麥未滋為虞以兆人生疾為念聖情所屬
神理潛通獻歲發春佳雪肇降當夷夏會同之日觀
天人合應之徵迎喜氣於三元浹歡心於萬國厲疵
永息豐阜可期臣以疾疹未平步趨有阻伏蒙恩貸
已具奏聞謹於光宅寺中管當本務不獲隨例稱慶
明庭既覩嘉祥益彰聖德無任欣躍屏營之至

京兆韋尹賀春雪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充某郡主禮命使謝恩之日親承
德音以春初已來雨雪猶少慮妨農事有軫睿慈今

當下嫁之辰克致上玄之感雲生河漢及佳期而降
祥雪滿寰區應豐年而呈瑞臣官當撫字職在肅雍
慶抃之誠實倍常品

京兆李尹賀雨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以時雨愆候有妨耕農應諸有靈
跡處並令祈請者德音才發膏雨驟飛滂霈已周動
植咸說云伏以久愆時澤上軫聖慈爰命禱祈俾
申誠敬神應如響天且不違未興雲漢之詩已致桑
林之雨臣謬司京邑虔撫黎蒸覩豐年之可期同比
屋而稱慶無任欣抃之至

李中丞謝賜紫雪面脂等表 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
口脂各一合澡豆一袋特降王人俯臨私第銜恩慶
抃省已慙惶云云臣謬荷寵私素無績效空變星霜
之候猥霑慶賜之恩跪捧雕奩榮觀珍藥功能去疾
永絕於癘痲澤可飾容頓光於蒲柳生成是荷雨露
難酬無任感戴

李中丞謝鍾堄曆日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堄一新曆
日一軸恩降雲霄光生里巷雖當歲莫如煦陽和云云

伏以將慶新年聿循故事績其神象表去癘之方頌
以曆書敬授時之始微臣何幸天意不遺無任感戴
屏營之至

杜相公謝鍾堄曆日表

臣某言高品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鍾堄一新曆日
一軸星紀方回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云云
伏以圖寫威神驅徐群癘頌行肆曆敬授四時施張
有嚴既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掌握之珍瞻仰
披尋皆知聖澤無任欣戴之至貞元二十一年十二
月日

武中丞謝新茶表 元衡

臣某言中使竇國安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
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云伏以方隅
入貢採擷至珍自遠爰來以新為貴捧而觀妙飲以
滌煩顧蘭露而慙芳豈栢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
丹心無任歡躍感恩之至貞元二十年三月日

武中丞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
第御府降衣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云伏以律當春
莫慶洽時邕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靈之澤臣

受任非次速尤是虞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賜
恩加畫飾拖朱紫而為榮受非以庸顧形影而增愧
丹誠徒罄立造難酬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
恩再霑殊錫承旨慶抃省躬慙惶伏以貢自外方珍
殊衆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僊厨俯頒私室義
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

武中丞謝新橘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橘若干顆特

降恩光猥頒慶賜珍踰百果榮比兼金伏以丹實初
成苞貢爰至芬馨味重方列於御筵雨露恩深忽露
於賤品感同推食事等絕甘豈唯適口為珍實冀捐
軀上荅

武中丞謝柑子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柑子若干顆特
降殊私再頒名果自遠稱貴以新為榮伏以方貢外
來人間未覩黃苞輝穎彫俎增華芬芳初佐於大庖
慶賜遂沾于凡口甘踰華實剖食既同于楚謹寒比
柘漿析醒何慙于漢史感恩思效倍百常情

武中丞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冬衣一副恩降
重霄榮加陋質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受任已來微
效莫著每更時律慙曠官常豈謂玄造曲成鴻私荐
及念茲戒寒之候錫以禦冬之衣抃舞失容顧眄增
飾鶴紋是錫遠慙晉代之賢鶉翼不濡實懼曹風之
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三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四

表章四

牋附

為竇中丞謝上表

謝中使送上表

賀收蔡州表

賀赦表

賀赦牋

賀雪鎮州表

賀平淄青表

夔州謝上表

賀冊皇太子表

慰國哀表

賀龍飛表

賀皇太子牋

賀赦表

賀冊太皇太后表

賀冊皇太后表

和州謝上表

賀改元赦表

夔州論利害表二首

為容州竇中丞謝上表

羣時在胡州相逢因以見託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等使臣發開州日已差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縈紆臣以今月某日到本任上訖謹宣聖旨慰諭遠人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多幸賁自丘園累沐聖慈驟居清貫識昧通變動乖事宜愧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獻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穆清洞照寰海推共理之義分寄股肱念蒸人之勤溥霑遐邇察臣前事實恕臣本性朴愚賜以恩輝拔於廢棄遠辭偏郡重委方隅捧印

綬以為榮望闕庭而增戀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誠務先克己凡施政教皆稟詔條參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使蠻夷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力誠不足心實在茲伏乞聖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元和八年云云

謝中使送上表

臣某言中使吐突仕曉至奉宣聖旨慰諭并送臣至本任者深山遠郡忽降王人跪受恩榮仰瞻宸極伏以發自巴峽至于南荒涉水陸湍險之途當炎夏鬱蒸之候山川縈轉晨夜奔馳幸無它疾得至本管九

重結戀遙傾捧日之心萬里獲安皆荷自天之祐無
任感戴屏營之至

賀收蔡州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唐州節度使李愬生擒逆賊吳
元濟獻俘文武百寮於興安門列班稱賀者天威遠
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睿聖文武皇
帝陛下德超遂古道合上玄臨御已來天人協贊削
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夷狄來貢叢爾元濟敢
懷野心輒聚犬羊苟偷時月陛下聖謨獨運叡惑潛
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兇逆遂正刑書伏三紀

之逋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夷式瞻行弔代
而在禮無違烜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
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具
臣孰不欣抃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
陳露丹慊仰瞻宸極倍萬群情無任踴躍慶快之至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聖德廣運
浹于華夷天光下臨照彼幽蟄伏惟睿聖文武皇帝
陛下神扶寶祚天贊鴻猷意有所之事無不克當淮

右凱旋之後是域中慶幸之時順陽和以發生施霈澤於寰海網開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耳達四聰瑕累者期於錄用求碩畫於庶位慮遺材於放臣旌忠烈之家賞勲庸之胤仁及枯骨無隔於寇戎榮加顯親普霑於存沒恤刑已責實廩蠲徭頒錫彰有客之詩崇儒協宗子之望岳瀆咸秩耆艾飲和大僚承任子之恩武旅荷賜金之寵斯皆禹湯文武之遺美高祖太宗之耿光集于聖朝然後大備德音所至和氣隨之歡謚上徹於九天福祚永延於億載能使遠夷屈鄰豈惟小醜羊心率土人臣不勝大慶臣久辭闕

至
下恪守海隅犬馬之誠倍百常品無任抃躍屏營之

賀赦牋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頭伏見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布和皇恩遠降乾坤交泰寰海廓清伏惟皇太子殿下道冠元良德兼忠孝承顏拜慶榮耀古今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宮庭無任欣說之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賀雪鎮州表

臣某言伏見四月二十七日德音以王承宗效順著明復其官爵所獻二郡別置藩垣聖德動天鴻恩及物瑕累咸滌蒸黎永安伏惟獻聖文武皇帝陛下自承寶位克振皇綱既以四海為家每念一夫不獲昨因大慶爰降殊私廣宥過之科開自新之路綸言一發神聖潛通遂令迷誤之徒頓釋憂危之慮命胤子以入侍獻名都以效誠臣心既明天網為解因折四郡別為一方惟懷永圖盡去前弊大河以北化為禮樂之鄉率土之濱重見昇平之日臣恪居官次遐守嶺隅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賀平淄青表

臣某言伏見制旨魏博節度使所奏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並梟斬訖以二月十六日御宣政殿受賀者聖德立運兵威神速旬月之內鯨鯢就誅秦嶽既寧登封有日伏惟獻聖文武皇帝陛下有征必克舉意無違天地協神美之期雷霆助成師之氣蠢爾孽豎敢生野心蕭斧一臨妖氛自滅皆由聖慈廣被獻略潛通獻俘者盡許生還得地者復令安堵感我仁化激其深衷凡是脅從盡思效節五紀巢穴一朝蕩夷遂使齊魯之鄉復歸仁壽之域捷書既至傳首繼來

備文物於明庭告殊勲於清廟百辟陳賀萬方會同
從此止戈所以為武西周士庶方觀飲至之容東嶽
煙雲已望告成之禮臣恪居遠服嘗忝班行慶快之
誠倍萬群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元和十四年三月
二十四日

夔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使持節都督夔州諸
軍事守夔州刺史跪受天詔神魂震驚伏惟文武孝
德皇帝陛下垂衣穆清睿鑑旁達三統交泰百神降
祥浹于華夷盡致仁壽臣家本儒素業在藝大貞元

年中三忝科第德宗皇帝記其姓名知無黨援擢為
御史在臺三載例遷省官權臣奏用分判錢穀竟坐
連累貶在遐藩先朝追還方念淹滯又遭讒嫉出牧
遠州家禍所鍾沈伏草土禮經有制羸疾僅存甘於
畎畝以樂皇化伏遇陛下大明御宇照燭無私念以
殘生舉其彝典獲居善部伏感天慈臣即以今日二
日到任上訖碇水千里巴山萬重空懷向日之心未
有朝天之路無任感恩戀關之至長慶二年正月五
日

賀用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十二月二十日冊皇太子盛禮
斯畢德音遐宣萬國以貞庶類咸說伏惟文武孝德
皇帝陛下體元立極垂訓御時既闡王猷思安國本
前星位定拱宸極以昭彰蒼震氣宣與天地而長久
禮光七鬯澤被華夷宗祏有無疆之休生靈懷莫大
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巴南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踴
躍屏營之至長慶三年正月日

慰國哀表

臣某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奉諱號擗糜
潰五情伏惟皇帝陛下孝思至性攀號罔極臣恭守

所部不獲陪位西宮伏增感慕之至謹奉表陳慰以
聞長慶四年二月日

賀龍飛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正月二十六日皇帝陛下嗣登寶
位萬國同歡日月繼明乾坤交泰伏惟皇帝陛下欽
承顧命惟懷永圖以大孝奉宗祧以至仁蘇品物洞
照寰海統和神人聖祚延長從今無極群生鼓舞自
此太寧臣守遐藩恪居官次不獲奔馳拜舞稱賀闕
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二月日

賀皇太子牋

使持節都督夔州刺史劉某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
祇膺詔冊光啓儲闈展至性於三朝承本枝於百代
宗祏永固神人以和四嶽仰維嵩之高百川承少海
之潤某限以職守不獲隨例稱慶宮庭無任抃躍之
至

賀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大明初昇
萬物咸覩渙汗一發神人以和伏惟皇帝陛下天資
叡聖神啓昌期端拱受萬國之朝承顏奉兩宮之慶
初嗣大位克揚孝心三光協明和氣來應臣伏讀赦

令首於奉園陵盡誠敬親九族蘇兆人次及定章程
止進獻已逋責滌夙瑕內照于九重則歸嬪嬙放鷹
犬外明于四目則求隱士開直聲柔遠以仁則還其
係虜賞延以禮則澤及後昆菲食遵夏禹之規弋綈
法漢文之儉墜典咸舉舊章再明昇平之期正在今
日發號之始疾於春風殊私所及霈若時雨臣幸逢
昌運歷事五朝出守遐藩僅垂二紀欣承雷雨作解
之澤不勝犬馬戀主之誠瞻望帝鄉無任屏營懇悃
之至長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賀冊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十八日冊立太皇太后徽
章克備慶賜遠行榮冠古今澤周寰海伏惟皇帝陛
下續承列聖歡奉兩宮大皇太后含飴保和重光疊
慶漢儀盛於長信周祚興於大任方之聖朝彼有慙
德臣遠守巴峽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長慶四年三月日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冊立皇太后盛
禮畢陳德音遠被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惟皇太后
稟靈作合誕聖表祥徽號極域中之尊慈仁為天下

之母陛下君臨有國子道無違長樂宮中永獻南山
之壽濯龍門上再揚東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歡抃
臣遠守荒服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
刺史臣自理巴賓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伏
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
稟周成獻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
植咸說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
業在詞學蚤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為御史出入中外

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在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效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恩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遠守藩服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章興奉表陳謝以聞長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賀改元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七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帝遊出震

聖澤如春神人以和天地交泰伏惟皇帝陛下丕承鴻業光闡敷圖吉日展嚴配之儀告天陳太平之盛九廟成禮百神降祥鑿輅旋衡風雲改色殊私廣被再弘莫大之恩寶曆惟新更啓無疆之祚兩宮承慶四海永寧率土臣子上千萬壽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試慈州吉昌府別將徐倫奉表陳賀以聞寶曆元年二月十六日

夔州論利害表

臣某言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敕諸州刺史

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臣伏見貞觀中詔許群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一布衣遂因中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為御史至龍朔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平索看精四字堪為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弘慶為朗州刺史則知苟有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况臣蚤受國恩德宗廟忝為御史逮今歷事四朝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準敕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具別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無任

感激屏營之至謹差當州軍事衙官守易州安義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雲騎尉馮隨謹奉表以聞長慶三年十一月七日

論利害表

臣某言伏準今年正月五日德音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睿哲自天績成列聖善述先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虔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土宜各異詳求利病謹具奏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伏覽國史竊見開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玄宗臨軒親

問利害時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輸甚詳
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再以前事奏
論方見允納比及三年漕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餘
萬貫當耀卿前見不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方展
其效臣僻守遠郡敢望言行祇奉詔書或冀萬一伏
惟明主擇之無任懇悃屏營之至長慶四年五月十
四日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四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五

表章五

牋附

為裴相公賀冊魯王表



為裴相公讓官第一表

并批荅

第二表

并批荅

第三表

并批荅

蘇州謝上表

蘇州謝賑貸表

蘇州賀冊皇太子表

賀冊皇太子牋

為裴相公賀冊魯王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今日日冊魯王禮畢皇家有慶

寶祚無疆既榮本枝克固盤石伏惟皇帝陛下德符

列聖道冠前王孝敬承兩宮之歡虔恭奉九廟之祀

先崇大禮慶浹天人次念建封事兼家國伏以魯王
夙承敵訓特稟天姿爰擇吉辰光膺寵用既示之以
君親之道又錫之以禮義之邦寰海聞風室家相慶
臣自嬰疾疹已歷旬時不獲展禮明庭拜舞稱賀

裴相公讓官第一表

并批荅

臣某言臣去冬得疾近日加劇西夕之景豈能久留
及其未亂披露誠懇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
長亦不為短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
進常懼官謗以招國刑今被病得死保其始終為幸
甚厚豈復咨嗟所恨者遇聖明之君不得佐成太平

之化自量氣力忽恐奄然則有微素無階上達伏惟
聖慈昭鑒憐而察之伏以三公非曠職之地宰相非
卧理之官伏枕之初已有陳乞請罷真食兼辭貴階
伏蒙優詔纔遂一事頻降中使慰勉再三專令御醫
旦夕診視苟安名器不覺經時主恩則深公議不可
伏思陛下臨御之始宰臣四人逮今零落忽已一半
臣且危懼餘年幾何唯易直外鎮獨得無恙竊惟此
理權位難居伏乞賜臣停官許在家養疾就間辭祿
或冀有瘳害盈福謙固是神理儻天眷網厚念以伏
事多年臣之所陳未蒙便遂則國朝勲舊以疾辭位

者皆得致仕官使其家居足以頤養既有成例著於
舊章伏望天恩特賜哀允

省表具知夫爵位崇高以酬勲德君臣協契諒在
始終斯乃前王之令圖有國之彛典也况卿輔相
憲祖逮于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服事君之大
節推濟物之深誠道光朝倫行滿天下倚注之意
豈同它人屬朕纂曆御乾興師伐叛騷動累歲端
憂靡遑及河朔載寧郊丘畢事方欲咨詢元老康
靖生靈不虞寒暑所侵勤勞遇疾雖國醫診視中
使省臨憂屬之誠頃刻在念忽覽章奏退讓官榮

雖知止之心則思避寵而謀猷之體斯乃為時寢
食之間勉加頤養其所陳乞非朕意焉

第二表 并批荅

臣某言臣所獻章表發於至誠伏奉批荅未蒙允許
外負公責內迫私情祈於必遂敢守難奪臣束髮已
來號為強力及其晚節亦未甚衰一朝被病遂至縣
愒臣自思省得其端倪非因飲食不節無有霧露之
犯蓋由才微而任重功薄而賞厚竊位既久妨賢則
多以積年之過幸致今日之沈疾不能酌損所以生
災悟雖已晚情實非矯伏惟陛下念其委使之久察

其危苦之詞持降深恩救臣不逮無冒榮之咎得遂
性之宜物議不形病心自泰忍死俟命披肝再陳伏
乞聖慈俯賜容納無任迫切懇倒之至

省表具知卿勲績崇高誠節忠蓋秉心一德宣力
四朝訐謨緝熙弼予于理勤勞事國啓沃匪躬功
格道光常所嘉尚所疾未廖勉於善養勿樂之喜
佇即痊平台衮之司倚卿為重乃累陳退讓殊謂
不然宜體朕懷即斷來表

第三表 并批荅

臣某言得疾踰年在假三月再有陳請未蒙允從慮

其奄忽銜愧入地伏惟聖慈哀而信之臣聞君之使
臣在知其心而聽其言不以容尸祿為惠也臣之事
君在無隱情而盡忠節不以受非據為榮也然後上
下交感終始可詠臣伏事陛下五年于茲葵藿微誠
已蒙識察桑榆莫景所冀哀憐豈令危懼之時更懼
滿盈之禍雖有藥石安能調和聖日難逢生涯漸短
體羸無拜舞之望心在有涕戀之悲臣伏覽國史備
見前事太宗朝李靖高宗朝劉仁軌皆自宰臣乞骸
致政其後知猶可用復起于家進退之間曲盡情禮
君臣之際良史美談伏望陛下悉臣至誠念臣羸病

許遂願養以保餘年俟其有瘳或冀萬一無任懇款
遑迫之至

省表具悉謝病之制雖起於昔賢盡瘁之詞亦標
於古典況卿有功於國作相累朝自匡輔眇身又
勤勞數載豈可以微疾去位以重望辭榮章疏徒
來延遲彌切至如太宗朝許李靖致政高宗遂仁
軌乞骸朕非不知事則有異何者時當明聖在上
理道已成宰臣優游固得自便今則生物尚困庶
工未修言念勲賢方深倚注惟此故事恐難遽行
卿宜體是誠懷力更願養必有多福以扶大忠無

至確然復陳章表

蘇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
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增感伏惟
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
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
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
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錄用蓋聞虛名
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
後知事情卻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

應運重光物無廢滯收拾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
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進新書二千餘卷
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
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劄金閨之籍已去
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
面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盡言
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間受訓而行布
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
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
之物蠹蟲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

同途了然辨之唯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
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
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親近為榮大和六年二月六
日

蘇州謝賑賜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敕蘇州宜賜米一十
二萬石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萬姓伏
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
月到任奉宣聖旨闔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里閭備
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

中山集 卷十五
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
慶臣忝為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抃躍之至大和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蘇州賀冊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今月十日冊皇太子德音遐布
盛禮畢陳國本永安人心同慶伏惟皇帝陛下以繼
天之聖有知子之明義兼君親禮重宗祏龍樓肇建
展嘉禮於三朝鳳曆延長固本枝於萬葉臣守在遐
郡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八
月十七日

蘇州賀冊皇太子牋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
劉某叩頭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允膺上嗣光啓東
朝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位居守器禮
重承祧萬國以貞九圍咸說某限以守郡不獲稱慶
宮庭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五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六 表章六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汝州謝上表

同州謝上表

賀臬斬鄭注表

賀德音表

賀赦表

謝恩賜粟麥表

慰淄王薨表

謝恩放先貸斛斗表

謝分司東都表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虛黷陟明之

典恐興彼已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
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
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後知其寃特降敕書
追赴京國緣有虛稱恐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
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申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
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滯淹哀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
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省署重領
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
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獻謀下求
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離漸臻完復皆承
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
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娛性拙無博奕之
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誣
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
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
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
環玦以裴回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大和七
年十二月十六日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觀察使報伏承聖躬痊愈已於紫

宸殿視朝者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惟皇帝陛下外
親萬務內奉三宮常懷宵旰之勤遂失寢興之適上
玄降祐列聖表靈百神奔走以來扶四海精誠而致
感勿藥有喜如山水安宗廟保無疆之休寰瀛申莫
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江干不獲稱賀闕庭無任
踴躍屏營之至

汝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七月十四日詔書授臣使持節汝
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禦使
餘如故者臣久居遠服戀闕常深忽降新恩近卿為

貴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
惟皇帝陛下垂衣穆清之中旁照寰瀛之內車書所
及動植咸安臣昨離班行遠守江徼延英辭日親奉
德音知臣所部災荒許臣到任條奏共承獻旨宣示
群黎減其征徭頒以賑賜伏蒙聖澤救此天災疲羸
再蘇幼艾同感二年連遭水潦百姓幸免流離交割
之時戶口增長雖才術不足於事未周而憂勞則深
為衆所悉臣本業儒素頻登文科時命遭回再領軍
郡即以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謹當奉宣皇化慰
彼蒼生臨汝水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何

時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禦押衙常禮簡奉表
陳謝

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制書授臣使持節
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
長春宮等使恩降九重榮忝三輔承旨慶抃省躬慙
惶臣某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列聖光闡鴻猷氛祲掃
除乾坤交泰臣幸逢昌運累沐殊私空荷生成之恩
寧酬雨露之澤即以今月二日到本州上訖謹宣獻
旨安慰蒸黎伏以本州四年已來連遭旱損閭閻凋

瘵遠近共知臣頃任蘇州之年亦遭大水之後而辭
之日親奉德音至於撫綏皆承聖教二年之後百姓
獲安今本部災荒物力困涸忝為長吏敢不竭誠即
須條疏續具聞奏臣恪居官次幸接王畿不獲拜舞
彤庭陳露丹慊犬馬懷戀寢興匪寧瞻魏闕之容朝
天尚阻望長安之路近日為榮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謹差防禦知衙官試殿中監楊克乂奉表陳謝大和
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批荅省表具知卿任居三輔職奉六條累聞問俗
之勞載覽勤人之志言惟願行深慰朕懷勉弘故

經以副憂寄所謝知

賀臬斬鄭注表

臣某言伏奉前月二十五日詔書示逆賊鄭注已梟首訖氛妖殄滅華夏又安伏以逆賊鄭注本出細微潛懷梟獍之心兼結兇狂之黨人倫共棄神理不容陛下叡略感通天人合應重臣協力禁旅齊心指頤之間猖狂自潰乾坤交泰日月增明凡在人臣不勝慶快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欣歡抃躍之至大和九年十二月二日

賀德音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十六日德音布告遐邇天道下濟人情大安伏惟皇帝陛下凝旒思理垂意擇材以日月無私之光照寰區有截之內貴使下情盡達寧虞厚貌潛謀一昨李訓鄭注等敢有逆心兼連兇黨陛下叡謀神斷左右協同頃刻之間掃除已定重臣畢力禁旅竭忠氛祲廓清華夷咸說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誑誤之徒再發德音廣宣聖澤當星紀回天之日迎陽和煦物之光懷危疑者如山之安欲告訐者望風知懼非同謀者一切不問未結正者三省從寬含生之倫普天同感臣恪居官次不獲稱慶闕庭

云云

謹差防禦知衙官朝議郎權知容州都督府司馬孫
惕奉表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為開成元
年大赦天下者雷雨作解人神說隨澤及八荒網開
三面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上承
乾綱下立人極用含弘光大之澤副夷夏會同之心
獻歲改元惟新景祚光明首罪次及群妖述敵情以
曉萬方施鴻霈以蘇庶物恤辜宥過已責弛征郡縣
之舊弊悉除賦稅之新規咸備停藩方節獻之禮以

惠疲人回權管餘羨之財以資京邑命使展澄清之
志察言求讜直之材弓旌賁于丘園粟帛頒於耆艾
爰以初吉御宇明庭德音一發於九天和氣驟周於
四海開物成務實表於建元應天順人永延於億載
臣幸居近輔先受殊恩不獲稱慶闕庭陪榮班次衆
星列位常拱北辰之光新歲拜章遙獻南山之壽無
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恩賜粟麥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以臣當州連年歉旱特
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斛斛六萬石仰長史逐

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百姓者恩降九天澤
周萬姓優詔纔下群情頓安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伏以災沴流行陰陽常數物力既竭人心匪遑輒
敢奏聞本求貸借皇恩廣被玄造曲成既免在田之
征仍頒發廩之賜臣謹宣赦文節目彰示兆人鼓舞
歡謐自中徂外臣初到所部便遇儉時今蒙聖慈特
有賑恤主恩及物已為壽域之人衆意感天必有豐
年之應臣恪居官業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感激

慰淄王薨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楊惕狀報淄王薨輟朝三日伏
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情深近屬憫枝葉之謝諒切
宸秉割肌膚之愛何堪聖念萬方知化九族歸仁凡
受國恩伏深悽惻臣限以藩守不獲奉慰闕庭無任
屏營之至

謝恩放先貸斛斗表

臣某言臣奉五月二十九日敕牒據度支所奏諸道
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內當
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者殊私忽降逋
責滌除藩方永安遐邇咸說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伏以關輔之間頻年歉旱田租既湏矜放公用又

不支持承前長吏例有借便以救一時之急皆成績
欠之名既未支填常懷憂懼聖恩周洽洞見物情爰
命有司使之條奏去其舊弊衆已獲安嚴立新規人
知所措臣恪居官次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抃躍屏營
之至

謝分司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九日制書授臣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者寵命自天戰越無地臣發迹書生以文為業
出身入仕四十餘年頃自集賢學士出守吳郡而辭
之日親承德音念百姓水潦之餘示微臣政理之法

臣祇膺聖旨夙夜竭誠閭里獲安流庸盡復猥蒙朝
獎錫以金章及遷同州又遇歉旱悉心綏撫幸免流
離今荷天慈憫臣耆舊列名賓護之職分局河洛之
都老馬需束帛之恩枯株蒙雨露之澤獲居榮秩以
畢餘年願此微軀實為厚幸伏以臣始為御史逮事
德宗今忝宮寮幸逢聖日舉四海之內賢能則多求
六朝之臣零落將盡雖迫桑榆之景猶傾葵藿之心
臣無任感恩惕抃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六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七狀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為京兆常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常尹進野豬狀

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狀

為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為東都常留守謝賜食狀

為裴相公進東封圖狀 舉崔監察群自代狀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蘇州舉揚子常中

丞自代狀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汝州舉杭州裴大夫

夫自代狀

汝州進薦狀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上宰相賀德音狀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薦處士嚴恣狀

薦處士王龜狀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敕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

臣得新羅賀正使朴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

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乘藥必易求疾無隱

狀搜方伎之祕要拯生靈之天瘥坐比華胥咸濟仁

壽遂令絕域遐聽風聲美茲豐功爰有誠請臣以其

久稱藩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疴

蠲癘豈獨隔於外區正當四海為家冀覩十全之效

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

為京兆常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黃折造衫一領白吳綾汗衫一領白花

羅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令月誕聖

嘉辰運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

就日之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宸扆無任兢惶

為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右伏以水德方清真龍下降天長地久
瞻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宗
屬職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
臺門奉進輕瀆旒宸伏用兢惶貞元十九年四月十
九日

為京兆常尹進野豬狀

右伏以收穫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豢著在方書既
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豬謹隨狀進謹奏

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

賜酒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
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
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脈膳味兼醪醴頓驚凡口倍益
歡心無任欣躍

為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官
飫于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駕蹇未施益重
素餐之責舉其七筮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之至
為東都常留守謝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
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厨光臨
傳舍臣初辭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羞更切稻
梁之感無任欣躍

為裴相公進東封圖狀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而右臣謹按開元十
三年立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岳聲明文物振
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
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績畫躬自
指揮徵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

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睿情一覽遐想立蹤臣叨
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
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疾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
謹差某官某謹詣光順門上進謹奏

舉崔監察群自代狀

御史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
群右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在
諸生中號為國器繫維外府人咸惜之臣既深知敢
舉自代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尚書屯田某官等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書屯田員外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歆王庭在流革間號為端士昨除遠郡人皆惜之臣初蒙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內非無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始謹具如前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東都尚書省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旁求發揚幽遠故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篤志無倦臣謹舉為郎吏分司別都冀優賢振滯兩得其道大和元年六月十四日

蘇州舉常中丞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常

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同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口賦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筦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說以塞詔書今具聞奏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踈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慙非器使伏以當州繇大寔之後物力蕭然肌寒殞仆相枕于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逢掖之腐儒

被華章之貴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招彼已之譏限以
守官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大和七年十二
月日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
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包數澤
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
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榮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千
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

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裴弘泰右臣蒙恩授汝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
州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為九卿
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
臣前任鄰接具知公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云云

汝州進鷹狀

汝州防禦使當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鷹

等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禽受紕之時志已存於雲外下韞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蕭淑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伏膺儒門縉紳之間號為端士昨蒙朝獎冠于諫垣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

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錄用臣與淑久同班列知其材能為官擇人敢舉自代大和九年十二月四日

上宰相賀德音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誑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弘在宥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皆廟筭弼諧致君及物事光前史功格上玄某限以守官不獲隨例拜賀無任抃躍之至大和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日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為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刑施征已責盡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弼諧之道燮贊之功進熟於密勿之間發揚成滂沛之澤某恪守官業印綬所拘不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恣狀

處士嚴恣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項者李賓客渤常與之游辟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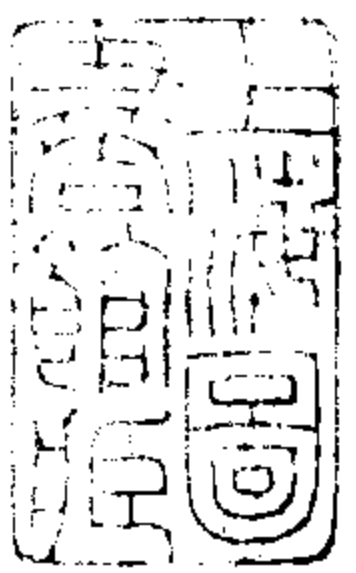
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靜自居某嘗與汝州與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年汨沒風塵有足悲者伏見赦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它唯善所在每覽珠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其藝業不棄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冀不廢言儻弘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狀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循之孜孜於此者蓋膏梁之性難正而懼公侯之徹不能嗣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此智武子誠文子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性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立樂處士之號不汨綺襦之間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耽玩墳籍放情煙霞曾邀與語如鋸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群以比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亟言

某流滯周南靜閱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况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啓誠懸之下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卿族之內有遺逸焉謹狀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劉某狀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八啓



上杜司徒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上門下裴相公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自西川入為大夫拜相

上僕射李相公啓

謝裴相公啓

謝竇相公啓

上杜司徒啓 時謫朗州

某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

雖踈久而猶註失意多病哀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
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
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
點竄一無容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
感生尋省遭罹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
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誇漸消況承慶宥
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
行葦萬族咸說獨為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
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略無取
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翮方鍛思重託於
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
謹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某啓某間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誇如
川巧言竒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兢
魂分終裔壤豈意天未勒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剝
極之際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曷言危
心鍛翮繇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
以死荅私感竊抃積于窮年化權禮絕孤去莫展今
幸伍中牽復司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

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
其言以表之雖眊謠俚音可儷風什伏惟降意詳擇
斯大幸也謹因揚子程留後行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衣服繒綵
等雲水路遙緘滕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
懷熙如陽和列在緗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
思若侍穎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禎念外臺
報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冊詔再升黃樞群
情合符和氣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坐之精

膺傑材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
皆由儀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
說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絕
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
望扮揄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之典
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獲奉準繩
指吏途於按讞道文律於章奏藻鑿之下難逃陋容
炎涼載移足見真態自違間左右沈淪遐荒歲月滋
深艱貞彌厲緬思受譴之始它人不知屬山園事繁
孱懦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

猜嫌動礙闕東城社之勢幽失紛然彌縫其間崎嶇
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寧虞謗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
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一顧之重高邑公夙荷見知
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蓋以永貞之際皆在
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亟形話言自前
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公秉
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錮人
大冶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群蟄應
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
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
恩誠無補於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
悃之至謹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
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
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受華衮伏自不
窺牆仞九年于茲高卑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
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訐謨參于宥密材既為
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
草之易習強仇者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

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
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
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為學苦心本求榮
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飛
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
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
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寰
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衰老以出弊愍窮而開
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
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息嗚呼以
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為永廢
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
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
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
志惻于深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旨言
念轂鯨慰安蒼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獻
聽克從回陽耀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蹭蹬之際俾
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群生識人倫之

厚感召和氣發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某即以
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中鞫詰
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
言效節蕭屏虔然心禱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
事衙官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
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某啓某智乏周身動必招悔一坐飛語如衝駭機昨
者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閤無路擠壑是虞草木賤
軀誠不足惜烏烏微志實有可哀伏蒙聖慈遽寢前

命移葭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為人
子同荷至仁豈唯鰥生獨受其賜伏以相公心符上
德道冠如仁一夫不獲戚見于色密旨未下歎形于
言竟回三舍之光能拔九泉之厄袁公之平楚獄不
忍錮人晏子之哀越石乃伸知己所以慶垂胤祚言
成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侔蟬翼何以受恩死
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有限拜謝未由無任感激兢
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
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獻謨
秉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川岳效靈制勝於尊俎之
間指蹤於韞縠之末繡斧既定衮衣以歸君心如魚
水人望如風草一德交暢萬邦和平運神思於洪鑪
納生靈於壽域文武丕績冠于古今某恪守遐荒不
獲隨例拜賀

上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曩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臣
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
之光埽其長彗授鉞於西顛之半策勲於北陸之初

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于樂章山河啓封
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協符極夔
龍之事業時屬四始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
古先畷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
幽贊夫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命
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
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實在陰施及物厚其
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祿是荷人所欽戴久而愈宜
昔袁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哀息一言之慶子孫丕
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修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

及九垓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墮危厄嘗受厚恩
誚盟於心要之自效常懼廢死荒服永辜願言敢因
賀牋一寄丹懇顧非竒理不足以縈于沖襟然則利
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
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自西川入為
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
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
而逢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
所至德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磨拂況同主國柄如

吹埴篔簹含生之倫唯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聖
賢合德人識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
不獲隨例拜賀私感竊抃實倍怛情

上僕射李相公啓

某啓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
登朝人逮今無十輩及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閣下
亟言曩遊顏間頗有衰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
追琢不至坐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為器苟液楠曲
戾不足枉斧斤願為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謝裴相公啓

某啓某遭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
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還溷動而愈沈甘心終否
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勦絕仁人持衡紆神慮於多方
起堙沈於久廢居剝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
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展舊國之思行
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
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晼晚章程
有守拜謝無由瞻望巖廊虔然心禱謹啓

謝竇相公啓

某啓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

濕生疾哀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如痿人之念起昨
蒙罷免甘守丘園相公不棄舊遊特哀久廢每奉華
翰賜之秉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
方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九銷彌年之疹鍛翮將舉危
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由瞻
望德藩坐馳精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啓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八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九

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網緼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訐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讐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為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

時而光馬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陞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謹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曰將移用于大位宜稔熟民聽遂出為戶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毅然有直聲及冊免而問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為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

中集 卷十九
登登齋壇皆再馬大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
坐氣剛玉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尹
曹掾瓌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
之肇自從試有司至于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啓事
訶詩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
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
駭聽瑤瑟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極言大事誠貫
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
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為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
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

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常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
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
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
詞標文苑徵立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
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常公執誼河東裴公均
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鎮京兆常公淳以
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
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

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
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
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夏之八代孫江陵節度
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
絕人在提狹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
學文於伯舅許公益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
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于佛畫
尤邃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
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
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

上方用威武以讐不庭宿兵寢久帝丞相貫之酌人
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
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
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
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
人侍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
優詔荅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
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
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
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

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弔臣無所關決唯內署得參焉群議閔胡貢反然俟公一言而定哉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

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嗇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債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左右翼負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壘委會莫肩輿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贈祿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

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
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襄元老諭功臣穆然如
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
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
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
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
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憮然謂蕃
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
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
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

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
之平昔且嘉蕃之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故不讓
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非煙祥風
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
當之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占數于長安右部天
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為
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
知貢舉擢居甲科琅邪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重之

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酬不次之
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為
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
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于并州凡更三牧官
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
常博士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
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下嫁相禮闕官公以
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荅上親臨帳幄簾內以窺之
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
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

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為首
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
內制武帳通奏栢梁陪燕嘉猷高韻冠于一時會淮
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詞有涉嫌
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內職歸閣中
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
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
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為相非一朝
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

位日淺遭時大變穆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
幾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
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
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恩
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為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
前以奉陵寢不檢下獲譴今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
陝一日重為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
檢校禮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內觀
察處置等使汴州為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右

武疑似沈命號為危邦者積年公始以清儉自律以
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禮讓汰慘急自上化下
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爾書勞之就加大司
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願朝正
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戶部尚書俄為東都留守又
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後
以王業之始實為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
尚書徵續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
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
召公決事禁中以見賢遍反事傳古義為對其詞謹切

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
轉運使以幹利權既非素尚乞乞牢讓故復為檢校
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
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漢中宮舍享年七十
齊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
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
形于愍冊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全之夕有大星殞
于正寢之上光燭于庭天意若曰既稟之而生亦有
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見五
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為台臣獨召便殿問

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暮為對即
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它日相銜者因扶其詞以為
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
州之貶公議寃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嗇而難周
公獨富文華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
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既免喪嗣
子左補闕絢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
左諭德弘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正司空與
丈人為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
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予為之慟收淚而視分

中山集 卷十九
當編次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訐謨密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群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濶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為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冊文乃珣之詞也公為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為首冠尊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于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猶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祕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為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

卑下為飛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為膳部
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
所為虜劫執公墮脇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
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
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為
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詞曰噫公妙年有聲
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矧則層繳盛名先物易生
癘疵三至郎署生成遺藎躑躅江臯棲棲沒齒見知
者恨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為帝師公之叔父
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顓然真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

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嘗經亂離多
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俊人其色瀲灩於顏間其
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如工人染葺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
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
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
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
生是時而絕人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為

貢士之冠名聲西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中芒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竒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

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王霸富疆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注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夫光者乎烏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

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其它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回注鷄爵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反扶問大音不完故必混

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草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為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

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群

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絳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哀心源為鑪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鵞群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汨濁協為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廬負外象杜負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李侍郎紆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屬為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為吟詠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

五十七篇因地為目吾子常號知我蓋表而志之為生
羽翼余不得讓而著千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
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
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
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
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
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
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
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
能足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

之貧卧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
歟

澈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
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
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
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
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去聲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
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
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

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
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
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
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浸誣得罪徙汀州會
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
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
之山陰天柱峯之陔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
山與晝公為侶皎然字晝
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
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
馬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

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
刪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
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
言羽翼之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
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
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
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為吊客黃耳寄家書可謂
入作者閭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



傷我馬詞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澤官詩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傷我馬詞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罟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

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肆而于其鄉一
旦果得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顧遠視順
而能力顧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
被皂衣于朝朝之人多四三其壯以迭馭予無兼馬
水轍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為確犖融為坳堂前有
僂輶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
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鈎膺之疊
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彥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
山我轡如組珥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
而何前日予之獲謏于闕下首商頽趣昭丘日中而
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嗽熾虎咆
空林戴鬪荒燄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
焉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
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踟躕顧望兮頓
其鎖韁飲齧日削兮精耗神傷寒捩騷騷兮瘁毛蒼
涼路聞躑躅兮逸氣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
兮聲不揚墮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無常初
立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
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
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

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礪善
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適口病聞北風
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為下缺然知志士
之傷夫生也它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
盡然知言之為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
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
之起其刑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為急作戒以書于
盤盂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
罹兵道塗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
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乎楚鐵
夷竈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詈賢者誨子
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舌猶爾辯為詐媒默為德基
玉櫝不啓焉能瑕疵擊糜深居孰謂可嗤戒哉我口
之啓爾心之門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鍵以忍
為閤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于
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

丞相府召為從事重親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
辭以為戒余曰若知彛器乎始于斲輪因入規矩刻
中廉外桴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
戾日晞不副不聳五交反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
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幕以養潔其藏也擯以養光苟
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儻然與破甑為伍矣汝之
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訥斷親賢為青黃
睦僚友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盡敬以為幕慎微以
為擯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
而挹顛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
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
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
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刑行矣慎諸吾見垂
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
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
褻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
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槩之器
寘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

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
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
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
抵骨于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趨
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戾我恒分曹道迫自朝至
于日中稷稷吳也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
焉如或馮焉悉詈之不泄又從而齧齧蹂躪之莫顧
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予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
予畀也請刷恥于弈碁主人促命燭以續之驚神默
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

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碁而抵枰
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
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制於人枯碁
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但處之勢異耳是知
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為譽易至之嫌不足貶
也易為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
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
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

遷市于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
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
錯峙如在闌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
貨馬牛有緯私屬有閒在巾笥者織文及素馬在几
閤者彫彤及質馬在筐篋者白黑巨細馬業于饗者
列饗饕陳麩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杯盃而
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
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韞箴而
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竒羸以遊者坐
賈顛顛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
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斲量
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僮儻詆欺相高詭態橫出
鼓囂譁坌烟埃奮羶腥疊巾屨嚙而合之異致同歸
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
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俱
唯守犬鳥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
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
荅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

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
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
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閭門豐屋為美筭衣裳必以文
章道澤為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
以華輶絕足為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
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
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
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
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則博

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
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適爾而笑
或警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奕碁居下品矣其人必
赧然而媿或艷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
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
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
哉荅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
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
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
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

六博之上材釣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過一作釣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實也不奈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耳始余為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為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為誠

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于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為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楯鼻或寢止群書中居一二歲由甸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為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真神志葵成猥并焉及謫于沅湘間為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劔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于庭得已書四十通迨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為真可供醬蒙藥楮耳它日子

壻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鄉游京師偉人多問文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刪取四之一為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廙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大成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湏離也豈俟

余勗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夔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閣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不歎廩庾之無餘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于三雖者五國雖菁菁者莪育材之

道不足比也今之膠庠不聞弦歌而室廬圯廢生徒
衰少非學官不欲振學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鯁生
今有一見使大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
禮云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斯禮止于辟廱類宮
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
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漢初定群臣皆
起屠販為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間置原廟於郡國逮
孝元時常立成以碩儒為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
孫尚不敢違禮以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
違之乎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

於舊饗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頽靡而以非
禮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無有是
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
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兗州至二十年許
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
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開元中立宗饗學與儒臣
議繇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
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
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
是首失於敬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為常罕有敢非

之者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
有奇舉天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數
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
裳飴妻子而已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
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
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
依開元敕旨用酒醴暇修膳脯棗示敬其事而州
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資半附益所隸州使增學校
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具器用豐簞食
增掌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鉛黃視
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既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紙
進士命讐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粲然不殊其它郡
國皆立程督投綬懷璽棧樸華華良可詠矣伏惟相
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形四方宜在今
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于左右姑舉其大較
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
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澤宮詩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為良弓文學
為最矢規爵祿猶衆禽宓穀持滿逝風蜚繳者數矣

有措楛之妙而無雙鶴之獲韞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被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貆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為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不臧高墉伊何維噐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魏生兵要述

余為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

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成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為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為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窻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虫尤至于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擗撫評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鈇三五九九之伎顯之而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鬪決于沅突舊防毀民
家躋高望之溟津葩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莎湍道駛
悍不風而怒崩嶷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
之規者旋環之矩者倒顛之輕而泛浮者碾礪之重
而高大者前卻之生者力音殪者弛形蔽流而東若
木梯然有僧愀焉誓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
能援彼於溺我當為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
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修紜杙于崇丘水

當洄泐人易寘力凝臚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
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群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
物投乎洪濶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摯獸如鷓
夷而前攫持流拏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
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訶之曰第無
濟是為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
吾聞浮圖之數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
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鄉也生必救
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
矣問之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

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未伽聲聞者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邪吾鄉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烏能害為被形之乾髣髴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及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為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卷第二十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一

雜興三十一首

學阮公體三首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已知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鷲禽出門有遠道平野多層陰滅沒馳絕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哀節安能激壯心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侯門有仁義靈臺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使甌生塵

偶作二首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
世情間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萬卷堆牀書學者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度要津
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即至珍

古調二首

一諷古作

軒后初冠冕前旒為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寓興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為輕老生
世途多禮數鵬鷗各逍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為折腰

昏鏡詞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區發奩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
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
也蓋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鑿周睭求與
已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
一其數也予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
瑕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
飾帶以紋繡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為輕

養鷲詞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絕句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
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鷲禽饑則為
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鷲詞

養鷲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
探雛網黃口且莫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
韞繇止林表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并引

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于通武之善經
者則曰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雌而賞
馘則樂橫去聲顧其樂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詞

武夫何泯泯衣紫襲絳裳借問胡為爾列校在鷹揚
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袖刃妒名倡
家產既不事顧眄自生光酣歌高樓上袒裼大道傍
昔為編戶人秉耒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飲持梁
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生

賈客詞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
予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
心計析秋毫捶鉤伴懸衡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

白山集 卷三
三
徼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
高貲比封君竒貨通倖卿趨時鷲鳥思藏鏹盤龍形
大艣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
農夫何為者辛苦事寒耕

調瑟詞 并引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養而嚴督減獲力屈形削然猶
役之無藝極一旦不堪命亡者過半追亡者亦不來
復翁頽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調瑟詞
調瑟在張弦平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闕一不成曲
美人愛高張瑤軫再三促上弦雖獨響下應不相屬

日莫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顧膝上弦流淚難相續
讀張曲江集作 并引

世稱張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
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癘之歎
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
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
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
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
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忤心失怒陰
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素公一言明楚獄而

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予讀其文因為詩以
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觀身法在何所恨色傷斯為仁
良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人

蚤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上春日坐令芳意闌
天桃定相笑遊妓肯回看君問調金鼎方知正味難
詠古二首有所寄

車音想鞦韆不見綦下塵可憐平陽第歌舞嬌青春
金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遺基古南陽真人昔來遊翠鳳相隨翔
目成在桑野志遂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頽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恐風雨多
天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乃酣且歌
萋兮吟

天涯浮雲生爭蔽日月光窮巷秋風起先摧蘭蕙芳

萬貨列旗亭恣心注明璫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
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萋兮什徒使君子傷
經檀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

史云當時人歌曰可憐
白符鳩枉殺檀江州

題敬器圖

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黃
犬願作丹徒一布衣

聚蚊謠

沈沈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歛起初駭

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
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
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
幄潛匡林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樹滿空迷處
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轉音韻多黃鸝吞聲燕
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
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繇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
舌何紛紛酡顏俠少停歌聽墜珥妖姬和睡聞可憐

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回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
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輝
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

飛鳶操

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
高箭頭戛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
飛烟遊鶻朔鴈出其下慶雲清景相回旋忽聞饑鳥
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
嚇疑鴛雛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吻無聲猶屢顧青鳥
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撲棟危巢向莫時窺

趨飽腹蹲枯枝遊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
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
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遙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
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紛暉映互明滅金鑪星噴鐙
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攢昂不定招搖垂高麗杲
過珠網斜歷璇題舞羅幌暴衣樓上拂香帶承露臺
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窻分明辨魯魚行子
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

門帳開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童兒走步嬌女爭
天生有光非自銜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祆鳥亦夜
飛翅如車輪人不見

華山謠

洪鑪作高山元氣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
靈蹤露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來託
天資帝王宅以我為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
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為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摩鏡篇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為我一摩拂

芊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
山神祆氣沮野魅真形出却思未摩時瓦礫來唐突
有獺吟

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立
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肩肩漁翁以為妖舉塊投其前
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關關黃金鷄大翅搖江煙
下見盈尋魚投身擘洪漣攫擘隱嶙去哺雛林岳巔
鷓鴣欲伺隙遙噪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
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鱸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
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一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二

五言今體三十首

春日退朝

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
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
瑞氣卷綃縠遊光泛波瀾
御溝新柳色處處拂歸鞍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

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
門開青草日樓閉綠楊風
將犬昇天路披霓赴月宮
武皇曾駐驛親問主人翁

蜀先主廟

漢末謹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
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

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觀八陳圖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
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
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儵然是玉京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

漢室賢王後從叔望在河間孔門高第人濟時成國器樂道

任天真特達圭無玷堅貞竹有筠總戎寬得衆市義

貴能貧護塞無南牧馳心拱北辰乞身來闕下賜告

卧漳濱榮耀初題劔清羸已控紳宮星徒列位隙日

不回輪自昔追飛侶今為侍從臣素弦哀已絕青簡

歎猶新未遂揮金樂空悲徹瑟晨淒涼竹林下無復

見清塵從叔自渭北節度以疾歸朝
比及拜尚書竟不克中謝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

十韻

莫景中秋爽陰靈既望圓騰精浮碧海分照接虞淵

迥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澈萬象共澄鮮

整御當西陸舒光麗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

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運行調玉燭潔白應金天
曲沼疑瑤鏡通衢若象筵逢人盡冰雪遇境即神仙
引素吞銀漢凝清洗綠烟臯禽警露下鄰杵思風前
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劔沈三尺影鐙罷九枝然
象外行無迹寰中影有遷稍當雲闕正未映斗城懸
靜對揮宸翰閑臨襞彩牋境同牛渚上宿在鳳池邊
興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陳篇
奉和淮南李相公蚤秋即事寄成都武相
八柱共承天東西別隱然遠夷爭慕化真相故臨邊
並進夔龍位仍齊龜鶴年並相公詩有齊年同心舟已

濟造膝壁常聯對領專征寄遙持造物擢斗牛添氣
色井絡靜氛烟獻可通三略分甘出萬錢漢南趨節
制趙北賜山川玉帳觀渝舞虹旌獵楚田步嫌雙綬
重夢入九城偏秋與離情動詩從樂府傳聆音還竊
拊不覺撫么弦李中書自揚州見示詩本因命仰和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
徼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
詠寄荆南嚴司空

蠻水阻朝宗兵符下渚宮前籌得上策無戰已成功
漢使星飛入夷心草偃同歡謠開竹棧拜舞擲桑弓

就日知冰釋投人念鳥窮網羅三百解章奏九門通
弁服聯操袂雕題盡鞠躬降幡秋練白驛騎晝塵紅
火號休傳警機橋罷亘空登山不見虜振旆自生風
江遠煙波靜軍回氣色雄佇看聞喜後金石賜元戎

武陵書懷五十韻

并引

按天官書武陵當翼軫之分其在春秋及戰國時皆
楚地後為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漢興更名曰武陵
東徙于今治所常林義陵記云初項籍殺義帝于郴
武陵人曰天下憐楚而興今吾王何罪乃見殺郡民
縞素哭于招屈亭高祖聞而義之故亦曰義陵今郡

城東南亭舍其所也晉宋齊梁間皆以分王子弟事
存于其書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出補連山守
道貶為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
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其所聞見而成是詩因
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故用書懷為目云

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戚藩四封當列宿百雉俯清沅
高岸朝霞合驚湍激箭奔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
俗尚東皇祀謠傳義帝冤桃花迷隱迹棟葉慰忠魂
戶筭資漁獵鄉豪恃子孫照山畬火動躡月俚歌喧
擁撤舟為市連薨竹覆軒披沙金粟見拾羽翠翹翻

茗拆滄溪秀蘋生枉渚暄滄溪茶為邑人所禽驚格

磔起魚戲噏喁繁按本草經曰鷓鴣聲是也沈約臺榭故

李衡墟落存隱侯臺木在湘靈悲鼓瑟泉客泣酬恩露

變蕪葭浦星懸橘柚村虎咆空野震鼉作滿川渾隣

里皆遷客兒童習左言炎天無冽井霜月見芳蓀清

白家傳遺詩書志所敦列科叨甲乙從宦出兵樊結

友心多契馳聲氣尚吞士安曾重賦元禮許登門草

檄嫖姚幕巡兵戍已屯築臺先自隗送客獨留髡遂

結王畿綬來觀衢室尊鳶飛入鷹隼魚目儂璵璠曉

燭羅馳道朝陽闕帝閣王正會夷夏月朔盛旗幡獨

立當瑤闕傳訶步紫垣按章清行獄視祭潔蘋繁御

曆昌期遠傳家寶祚蕃繇文光夏啓神教畏軒轅內

禪因天性膺圖授化元繼明懸日月出震統乾坤大

孝三朝備洪恩九族博百川宗渤澥五岳輔崑崙何

幸逢休運微班識至尊校緡資筦推復土奉山園以時

本官判度支鹽鐵等兼崇陵使判官一失貴人意徒聞大學論直廬舜

錦帳遠守愧朱幡巢幕方猶燕搶榆尚笑鯤遭回過

荆郢流落感涼溫旅望花無色愁心醉不昏春江千

里草莫雨一聲徠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帶賒衣

改製塵澀劔成痕三秀悲中散二毛傷虎賁來憂禦

鸚鵡歸願牧雞豚就日秦京遠臨風楚奏煩南登無
灞岸旦夕上高原

經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磨巖關蠻溪霧雨愁
懷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
鄉園舜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遊

聞董評事疾因以書贈董生奉
內典

繁露傳家學青蓮譯梵書火風乖四大文字廢三餘
歌枕晝眠晚折中秋鬢疎武皇恩視草誰許茂陵居

贈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

前年收錦城馬蹋血泥行千里追戎首三軍許勇名
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一誤雲中級南游湘水清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宴坐白雲端清江直下看來人望金刹講席繞香壇
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澗寒衆音徒起滅心在淨中觀
不出孤峯上人間四千秋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
法為因緣立心從次第修中宵問真偈有住是吾憂

晚泊牛渚

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遊鴈有餘聲
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

罷郡歸洛陽閑居

十年江外守旦夕有歸心及此西還日空成東武吟
花間數殘酒月下一張琴聞說功名事依前惜寸陰

城東閑遊

借問池臺主多居要路津千金買絕境永日屬閑人
竹逕縈紆入花林委曲巡斜陽衆客散空鎖一園春
罷郡歸洛陽寄友人

遠謫年猶少初歸鬢已衰門閑故吏去室靜老僧期
不見蜘蛛集頻為儂句欺穎微囊未出寒甚谷難吹
濩落唯心在平生有已知商歌夜深後聽者竟為誰

陝州河亭陪常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
別與常有布衣之舊一別二紀經遷貶而
歸

雪霽大陽津城池表裏春河流添馬頰原色動龍鱗
萬里獨歸客一榻逢故人因高向西望關路正飛塵
途中蚤發

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
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人問姓名

初至長安

時自外郡
再授郎官

左遷元二紀重見帝城春老大歸朝客平安出嶺人

每行經舊處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稼
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長安銅雀鳴秋稼與雲平玉燭調寒暑金風報順成
川原呈上瑞恩澤賜閑行欲及重城掩猶聞歌吹聲

蚤秋集賢院即事

時為學士

金數已三伏火星正西流樹含秋露曉閣倚碧天秋
灰瑄應新律銅壺添夜籌商飈從朔塞爽氣入神州
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溝山明真色見水淨濁煙收
蚤歲忝華省再來成白頭幸依群玉府有路向瀛洲

金陵懷古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晝居池上亭獨吟

日午樹陰正獨吟池上亭靜看蜂教誨閑想鶴儀形
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几杖復何銘
分司東都蒙襄陽李司徒相公書問因以奉寄

奉寄

蚤忝金馬客晚為商洛翁知名四海內多病一生中
舉世往還盡何人心事同幾時登峴首恃舊揖三公

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
後即事述懷贈答十韻

文雅關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真漢相無類滕隋珠
當軸龍為友臨池鳳不孤九天開內殿百辟看晨趨
誠滿澄歌器成功別大鑪餘芳在公論積慶是神扶
步武離台席徊翔集帝梧銓材秉秦鏡典樂去齊竽
蕭灑風塵外逢迎詩酒徒唯應待華皓更食萬錢厨
門下相公榮加冊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
輒敢申賀

冊命出宸衷官儀自古崇特膺平土拜光贊格天功

再佩扶陽印常乘鮑氏驄七賢遺老在猶得詠清風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

勞動諸賢者同來問病夫添鑪搏雞舌灑水淨龍鬚
身是芭蕉喻行須却竹扶醫王有妙藥能乞一丸無